



談怒

周越然

怒，氣憤也，為人生四大情緒之一。所謂四大情緒者，「喜怒哀樂」是也。吾國古書中，怒居第二位，但吾人不可以次要或從屬視之。因此種情緒，與其餘三種不同，最易顯露自己之醜態，最易侵犯他人之自由故也。

一怒，即發怒，或稱發痺氣，犯之者高聲罵人，出手打人。余近來常在電車中及街道上見許多男男女女大發痺氣，抵觸他人，并且自形其暴。事實甚多，余當在篇末再述。今先陳怒之現象。
不論男女，人于發怒之時，無不面紅耳赤，聲高氣喘雙目急轉，雙腳大跳，唇間發泡，青筋突出，……余今說一故事

以見之如下：

古希臘史家巴羅達克(Diarch)氏有一奴僕，其名已失。此人品行極劣，諸惡畢備，但身近主人，已學得少許哲理。一日，因犯大過，巴氏令人答責。最初，奴僕自言自語曰：「我沒有什麼錯誤。為什麼打我？」後來高聲責主人曰：「他(指主人)自稱哲學家。他吹牛，他不懂哲學。他常常說發怒是可醜的。他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就是專講這個题目的。他今天發怒，叫人打我。那豈不是言行不符麼？」巴氏在室中已聞其語，靜然步至庭中答曰：「呀，你這賤人！你那裏知道我此刻是發怒呢？我的臉面，我的聲音，我的

皮色，我的言語，有發痺氣的表示麼？我想我的眼睛是不亂轉的，我的面貌是不改變的，我的聲音是不高大的。我的皮色紅赤麼？我的唇間發泡麼？我現在所講的話，將來會使我懊悔麼？我的四肢，我的全身震抖麼？紅臉，高聲，發泡，發抖——這些是發怒的外表，我都沒有。」語畢，轉向施刑者曰：「你繼續工作好了，重重地打他就是了。」

怒之現象——赤色，高聲，身震，粗辭——均是可恥之事。所以吾人最好不發痺氣，則非獨出言狂妄，且所作所為，亦不合情理。今請再述一故事：

古代有大將名畢蘇(Dios)者，人品甚佳，惟性急而易于發怒。某日帶徵發隊歸營之時，發現護兵中缺少一人。問其同伴，答曰「不知」。畢氏心疑此護兵定為其同伴所殺。立時令斬其同伴。軍令不可違，護兵之同伴已綁赴刑場矣。是時，失蹤之人，忽然歸來，于是全軍之人大樂——高叫狂呼。行刑者牽住兩人，至畢氏前報告此事。不料畢氏惱羞成怒，改發新令曰：「某某已判死刑，不可不斬。某某無故離營其同伴受死刑之判，應同時處以死刑。行刑者不聽上官命令

，亦當斬」。發此新令時，畢氏週身震抖，聲音暴橫，筋青面赤，敲臺拍凳——醜態畢露——可知其已動真氣矣。

由是可知吾人於真怒之時，決然不可罵人，決然不可打人——決然不可辦緊要之事。在盛怒之時，醫師不可診視(恐誤用藥)，法官不可斷案(恐誤用刑)，……古代某名人對一驕慢者曰：「天呀！倘然我現在不發怒，我將立時死汝」。斯言也，意義甚長，吾人當仔細玩之。

最末，余當述最近所見他人發怒之實事兩件：

(一)在無軌電車中，三等與頭等之間有一拉門。現在三等頭等不分，此門亦不關閉。有兩西裝者，各站立于門之左近。站于三等者，將站立于頭等者輕輕一推。站于頭等者問曰：「你要進來，是麼？」站于三等者答曰：「只要問你肯

讓不肯讓。」……以後愈說愈不客氣，竟板起臉來，大罵「做奶娘，做奶娘，」并且一來一去，互打耳光。

(二)有賣梨者在里弄中叫喊「生梨要麼？」某姓少年，開門而出，問曰：「什麼價錢？」賣梨者曰：「大者二十五元，小者十元。」少年曰：「這樣貴，可以便宜些麼？」賣梨者曰：「大少爺吃得起，就買。吃不起，算了。」少年立即敬以耳光，并罵之曰：「忘八的！你不做生意，來罵人麼？」賣梨者曰：「我不罵你。你罵了我，又打我。」少年曰：「你不罵我？——你還要講，還要無理。」語畢，又敬以耳光兩響。……

少年人，賣梨者，搭電車者，皆無故而怒。上海全埠滿是此類發痺氣者。有人說此皆因投機失敗，或因賭博輸錢之故，不知然否。

正面文章反面讀

毛可人

在上海做人，除了善於投機，欺騙，吹拍之外，尚應具有一種特殊的常識。這便是「正面文章反面讀」。

就從最小的地方說起吧：你在路上內急的時候，往往苦於找不到便溺的處所。可不是嗎？東面的弄堂裏寫着堂皇的佈

告：「禁止小便，如違送捕。」西面的牆頭上又畫着大烏龜，警告不得在此小便，否則就承認自己帶綠頭巾。老實一點的人，看了前面的佈告，便要退避三舍；怕做烏龜的人，望着後面的圖畫，就會舉足不前。這一般人大概是時代的落伍者，沒有在上海生存的資格。真正的上海人，如果碰着內急的時候，這些佈告圖畫，正是他們的對象。於是乎他們從容不迫地解了褲帶，大大方方地小便了。初到上海的人，會驚奇他們的胆量，佩服他們的氣魄，久而久之，也就視以為慣，連自己都模倣起來。

「正面文章反面讀，」正是多不勝舉。吸鴉片的地方寫着「戒煙所」，賭錢的地方，掛着「娛樂」的招牌。出賣黑市香煙的舖子，偏偏貼着「平價」的紅紙條。頭腦簡單的人，往往會弄不清楚，實則聰明的上海人，老早已給了你暗示，而你自己不明底蘊，還有誰可怪責？

不但文章有正反兩面，就是說話也有正反兩面。一個白相人或是類似白相人的人物，打起官話來對馬路擺攤的小販說道：「有碍交通，快點收場。」你認爲「有碍交通」嗎？不，他的意思是要你孝敬。

R B啊，從前張宗昌部下捉到一個犯人，解到張宗昌面前，請示如何辦法。張將軍想下一道「槍斃」命令，可是他寫不來「斃」字；他又想貼一張佈告，打五百屁股，可是他又忘記了「股」字，於是直截了當地一句「放！」犯人喜出望外，自以爲額角頭碰着天花板，事實上張將軍的願意把犯人放了嗎？不，他是不識字啊！

「正面文章反面讀，」與「正面說話反面聽，」是現代人時處世藝術。它的外面包着糖衣；它的背後藏着煙幕，都不足爲外人道者。寫正面文章與說正面話的人，都是滿養有素，懂得幽默，研究哲學的人，他們的對象，也全是聰明的讀者與聽者；要不然，便是對牛彈琴，引不起一點趣味了。

二部曲

有人說人生最重要的三件大事，是「吃飯」「窩屎」「睡覺」，我以爲比這更重要的三部曲，却是「吹牛」「拍馬」「撈錢」，因爲不懂得這人生三部曲的人，根本就「無飯可吃」，「無屎可窩」，「無覺可睡」，豈不更可悲嗎？

一個失戀的男子，寫信給一個女子道：「你不愛我，那我要自殺了。」是表示他要活下去，而且正在找另外的對象。一個女子在男子面前說：「我是抱獨身主義的啊。」事實上她是急於需要結婚。

「此處無錢二千兩，皮匠阿二勿會偷。」大而至於國際間的宣傳，小而至於兒女間的私情，無不令人作「正面文章反面讀。」製造這種文章的人，自認爲聰明過人，能把人賺在鼓中；却不知道讀這種文章的人尤其聰明，他既看見洞外的狐狸尾巴，也就處之泰然，有所準備了。

「正面文章反面讀」，在讀者方面倒無須動大筋，惟有製造這種文章的人，才是煞費苦心，反而被人視爲一等的傻瓜呢！

蕭村

我不是一個鑽營奔走的小政客，也不是一個長袖善舞的大腹賈，於是就很少發財的機會，這是使我抱恨終天的。所幸我很聰明，懂得應付環境，懂得狗苟，懂得諂笑，「吹牛」「拍馬」，「撈錢」……所以我就插足在這大時代中，

作瘋了。

古語說：「行行出狀元」。現在科舉已廢，「狀元郎」早就不是我輩小子所能夢想的了。不過，我還要相信，無論那一種行業，都可以應用這「吹牛」「拍馬」「撈錢」的三部曲以維持生命纔是天經地義的事。你不要鄙視我這個窮教員，然而我却有我的生活的訣竅！

第一，要擅於「吹牛」，不妨把自己的身份說得高一點，就說是曾經留學過英美，在英國牛津大學或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都可以，假如能說幾句英語，甚麼「My girl」「I love you」那更好，學生們看見你滿嘴的洋話，也就信以爲真。沒有文憑不要緊，就說是已經付之兵燹或失落了。若是沒有西裝和皮鞋，就甚麼都完了，因爲不能冒充假洋鬼子的人，總不是貨真價實的留學生。所以你就是磕頭，打拱，尋死，覓活，也要想辦法借一身，偷一身西裝和皮鞋來。

「吹牛」的技術很多，各有其巧妙的不同罷了，例如你就說魯迅，徐志摩都是你的老朋友，橫豎「死無對證」，也沒有誰敢來質問你一個「不是」，那麼你也就成爲中國第一流

第二就要「拍馬」，學生中有燙頭髮，穿高跟鞋，戴金鑽鑽戒子，塗抹胭脂，唇膏，進跳舞場的，都是你「拍馬」的對象，上課的時候，不要一本正經的講那些「子曰」「子曰」的，你應該說電影明星中周曼華很漂亮，李麗華媚得很，或者說上一段周璇嚴華的羅史，自然你就是一個好好的先生，學期終了時，每人送他們一百分，那就更能得到他們的歡心與青睞了。

學生的分數就是命，你送他們的性命，他們理當快樂。然後，你的第二部曲「拍馬」成功，就要履行第三部曲「撈錢」了。

只要「吹牛」吹得很像樣，學生就信仰你，只要「拍馬」拍得很忠誠，學生就喜愛你。好在學生讀書，爲的是「送錢」，你的教書，爲的也就是「撈錢」，所以處處都有「撈錢」的機會，例如學生畢業時，撈他們一筆文憑費，平時，弄一點補習費……方法很多，不過這是吃飯的訣竅，恕我不肯多說了。

其實，「吹牛」「拍馬」「撈錢」這人生三部曲，無往而不能通行，又豈惟教書而已，倘使諸君能舉一反三，豁然開

悟，定能做一個時代之驕子呢！

也許有人要譏笑我無恥了，不錯，我是老臉，但是在這動盪的時代裏，爲了「吃飯」「窩屎」「睡覺」，爲了適應環境，誰又不是這樣？不過，一種人還在做着自鳴清高的聖人，另一種人已做着隨俗浮沉的

翻車及喝采

李奇

文

關於人生，就有許多比仿存

有人說：人生像夢，如朝露底人生啊，原不過是在夢中，你死和歸去之時，正也便是你夢醒的辰光了。

友

有人說：人生像海，人便是海中的浪花，一個浪來了，吞沒了前一個浪，另一個浪跟來了，又吞沒了一個浪。

也有人說：人生像戲臺，戲子們裝扮了，穿紮了，依着留下的規矩，到臺上哼一陣曲，走一陣蹻，這些曲調蹻工，生活便是也。

所以如此說，也正有其理由。憑藉在，人與人既生活在一起，自不免互相接觸，又不能互相透視各自的心胸，於是消極，疑慮，恐怖，咒詛，帶着這許多比仿底產生，本就是當然

庶民罷了，實在彼此都是糞桶裏的虫蛆，你我也都是這糞桶裏的虫蛆。魯迅先生最讚許虫蛆，說牠們雖然穢濁，但還沒有自鳴清高！

朋友！你笑我這虫蛆蠅蠅馬？哼！告訴你，爲了應付！不做虫蛆，又待怎樣！

的，免不了的事。

此外，又有人說人生是在走一大段路。

魯迅先生就有如此名句留傳給我們：

「到處都是路，路是人走出來的。」

話的意思，便是勸人努力走人生之路，且放開了夢，海，戲臺的念頭，只管在人生上走出路來，——於是，走路便成了問題，有偷懶依循着別人底路的，有揪着別人走自己留下底模型……

這路上，自然不難想到像普通的路上一樣，有步行的，而大都却是趾高氣揚駕着車子的，車子種類很多，自然也不難想到，有獨輪車，有自由車，有人力車，有馬車和汽車。這些車子和行走的人，在一條路

上移動着，移動的方向不同；有面南背北的，當然也有面北背南的。如此，就更容易想到一件事，這就是：在走路姿態不同，方式不同，性情不同及目的不同底許多「不同」錯綜着的路面上，沒有秩序，則不免相撞，大車撞了小車，小車便撞人，人能避了車，車却避不了自己。

於是：一撞便翻，翻車是也。

對於翻車，自不免有出醜的露乖的感覺，同時一定也有誤踹了別人的，甚至跌得焦頭爛額的可能；而在旁觀者，也一定有吆喝倒采的，以及昂昂然不顧而去的。

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

尼采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

僅僅是個翻車的問題，這二個大哲學家就有如此不同的見解，扶與推，於字面上分別，真不啻有如天壤，扶之正，推之倒——然而，却正也有其相同的聯繫存在也，正猶如以前有人如此說：愛與憎原是一樣，憎的產生就根基於愛一樣。能爽快地決定了扶抑是推，倒也罷了，却什麼都不，反只顧旁觀忙着於喝采，聲音又大，得了不得，關於這的例子，真

多得非常，拾起來便是一滿把，任憑你如何揀選，均行得通。

下面便是一些喝采的實例：

第一個例：有一次，一個貧戶人家的男主人死了，除了遺下的母親和女兒以外，只是寡然，既無法營葬，只能痛哭流涕，母女倆哭得不成聲音，停屍竟達七日，只引得萬人空巷，爭着要看七日不臭屍去，後來幸由坊丁出面用木板釘了，條件是女兒下嫁，却又得引人山人海，要看結婚去了。第二個例：近城郊外一片小烟紙店，午夜忽遭回祿，又引得人家紛紛出城看火燒去，即沒有一個是救火的，第二天報上便充斥了火場花絮之類的文章了。第三個例……

這些例是實話，實在有點不大好聽。

說實話便不好聽，實例當然更難聞了，何況這些例子是如此普遍，如今却被拾了起來，自然分外惡心了，且正因為是實話，不能沒有改革家詢染，這些例子的不好聽，是當然之當然的了。

有喪事人家，貧苦也沒有人幫助，反來爭觀「不臭屍」，偶或給予了一些小恩，便要人家女兒嫁來；火燒內人家，儘管痛苦萬分，沒有幫助救火的人，却換得着一些花絮之類的文章。

——這原來是喝采時代。人生路是錯綜的，當你駕車被撞倒在自己路時，能不希望有人扶你嗎，或索性推你一下，抑是那些喝采？

良心的責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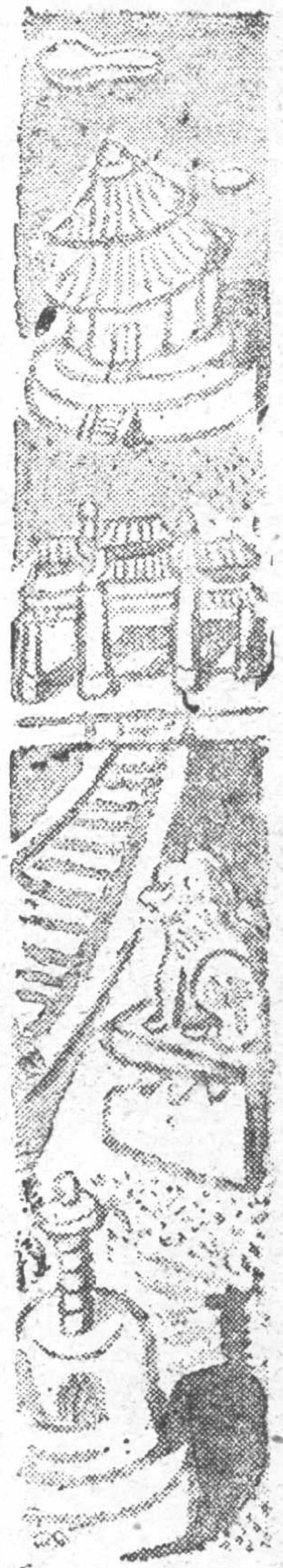
勞非

陀斯妥夫斯基的「罪與罰」，早被譽爲驚人的偉構了；罪與罰原是世界上最平凡的事，但沒有一個人願意犯罪，願意受罰，罪與罰反而成爲世界上最驚心動魄最難堪的名詞。有多少人爲了這原故，都想竭力避免這兩個字，可是事實上越

是避免，越容易陷入羅網，從心理而影響到行動，從行

動復影響到心裏，於是更無法可以收拾了。

看了改編成戲劇的「罪與罰」，我確實地認爲罪與罰是絕不可避的事。惡孽的環境，往往逼使一個不願犯罪的人終於踏上了犯罪的途徑，因爲不願受罰，所以才不願犯罪，一旦犯了罪，則所受的罰也愈重，心理的責罰，較之身體的責



中國經濟之發展 (上)

周毓英

中國古代雖沒有明顯的經濟理想，經濟政策，但由書經及其他如論語孟子等書中看來，「厚生」思想和重農思想是非常強烈的。為政者抱着已飢已溺的精神，一心一意的尋求着，研究着，藉以使民衆過安樂的日子。戰國之末，商人勢力雖曾一度抬頭，但漢以後，重農思想仍舊復活，商人勢力又被壓下去了。

從漢初到清末，長期的重農輕商，固然造成了中國經濟停滯不進的狀態，幫助了封建勢力的存在。但其裕厚民生的一點思想，却未嘗不是為政者的苦心，值得我們後代的人注意。尤其自百年來歐美資本主義魔手伸入中國，帝國主義者普遍地培植製造各種各樣的買辦人物。不特經濟方面以買辦階級為中心，就是文化教育以及政治等等，也必須是買辦型的人物，才能左右逢源，得心應手，氣餒之高，不可一世。帝國主義者本以中國為殖民地，買辦階級則以工農民衆為奴隸，因而百年來的中國政治，便根本只知道如何榨取民衆，不知道如何裕厚民生了。

所謂買辦階級，其實就是變形的商人階級。不過中國人一般說到商人，意思是自備資金，為自己做生意。買辦則靠外國資金，為外國人做生意，巧妙地從中獲取利益。買辦階級表面說起來，頗有自誇為國際商人之意；但實際上却是憑藉外力，利用外力，賤吸自

國同胞的脂膏以自肥。由於買辦階級的活躍，連帶恐使商人也抬頭了。中國古代的觀念，認為商人很低賤，等到歐美勢力侵入中國，便起了一種反常現象，商人的跋扈飛揚，竟有壓倒一切之勢。他們除了對背後的主子英美必須屈服，獲得其歡心和信任，對本國的一切便能有辦法對付，例如頑強的封建勢力，他們不從正面對抗，而從側面成立「合污」的關係。其餘的政治勢力，革命勢力，在商人的唯物觀念的眼光中，更易制服或破壞。凡政府的大貪污案大舞弊案，無不有商人作背景，從中運籌策劃，一旦案發，政府官員有時尚受嚴厲懲罰，買辦商人却能置身事外，得逍遙享樂。

中國由極度的賤商而突變為「商人的王國」，自然是歐美資本主義侵入的必然的結果，但這結果却造成了整個中國的長期黑暗，使中國經濟又入於一種畸形的發展，上層的投機囂張，下層的奴隸生產，造成了政治的腐敗和文化的停滯，這長期的黑暗到現在還不能發現革新的曙光。原來商人重利輕義，虛偽自私，如果在民族性中商人性格佔了優勢，這個民族便極少進步的可能。猶太人的智能各方面皆極優秀，但其商人型的民族性，重利輕義，虛偽自私，缺少團體觀念，國家觀念，猶太人的商業勢力雖能操縱世界，却因

政治力量的薄弱，竟不能建立猶太人自己的國家。中國的民族性是優秀的農民型，富於倫理觀念，生活樸實，能耐勞苦，所以歷史上能夠造成國勢強盛文化優美的國家，雖受匈奴五胡和元清兩朝的侵擾壓迫，仍能復興圖強而保持着光榮的歷史。可是由買辦階級的活躍而出現了商人性格，這些商人且佔了優勢，這些商人雖不能像猶太人那樣到世界去經營活動，却很能在國內做法猶太人，他們的勢力如水銀瀉地，猛烈地發展開來，上至政府，下至偏僻農村，都在他們的魔手掌握之中，在商人性格的膨脹之中而望國家進步，自然是緣木求魚！

因商人勢力的極度發展，買辦階級成爲金融資本主義者統治中國必需的工具，這種種形勢的配合，商人成了時代之驕子，也成了中國個人自由主義的中堅；於是一切經濟的發展，祇有個人發財的理想，絕對沒有國家民族的理想，整個的中國經濟情形，零亂，腐敗，保守，落後，投機熾盛，生產萎縮，一天一天的逼近破產狀態。在此情形中，我們可以特別提出下列幾點來說一說：

第一，由於買辦階級的刺激，商人勢力膨脹，農村經濟凋落，農民無法生存，羣向都市集中。可惜中國的都市，並無發達的工業，可以容納失業的農民。農民的離開農村，固然要減退農業的生產，都市中的治安却因此受到了深重的損害。民衆失業，無法生存，這是乞丐遊民盜賊土匪的源泉，同時社會秩序不安甯，人民心緒不定，生產方面自然只有減退，不會增高了。

第二，中國的生產雖然沒有如何的提高，但由資本帝國主義者所孕育出來的買辦階級，及與買辦階級同化了的商人，這種中國產的猶太人，沒有真猶太人的蓄吝習慣，却學着英美人的享受態度，他們對中國固有的如賭博，鴉片，小老婆，妓女，英美傳進來的汽車，洋房，舞女，都要享受，此外還要花天酒地，交際應酬，糜費無度，廉恥掃地，爲了維持揮霍，便無

事不可做亦無錢不可要。真正的猶太人，賺了錢或者還投置於生產，中國產的猶太人賺了錢却去浪費墮落，這使整個的生產基礎更加脆弱了。中國那樣落後的生產，無論如何不能支持那種現代化的奢侈，都市中燈紅酒綠的畸形繁榮，一天一天的驅使中國的生產接近末路，也更逼迫了人心的普遍的墮落，風俗的惡薄。

第三，商人勢力的發展，刺激了普遍民衆的發財投機心理。試想投機可以發財，發了財便可以享福，汽車，洋房，鴉片烟，小老婆，舞女，妓女，花天酒地；誰還肯辛辛苦苦，汗血煎熬，去幹那種生產工作；幹生產，往往連飯都吃不飽，而且找個位置也不容易；幹投機，一下子就可以發財，機會又隨處都有，只要會「動腦經」，不顧廉恥。當英美人初踏進中國，他們還只是販鴉片烟，開跑馬場，可是等到中國的若干商人成了勢力，投機範圍便擴大起來，銀行，交易所，跑狗場，回力球，舞場，賭場，戲院，大飯店，妓院，事變後又新添了囤積貨物，操縱物資，利用現實的矛盾圖謀個人的私利；總之，這一切都是容易發財的。既然投機可以發財，何必再幹那種辛苦的生計工作。投機容易發財，生產則白白的做着牛馬，結果造成一種極不幸的趨勢，就是所有的高級人才及大量的資本，都羣集於投機事業，只有一些普通人才和微小的資本無可奈何的停留在生產線上。由於投機的猖狂，人才與資本都脫離了生產，而社會的消費則又受投機潮流的影響，奢侈之風盛行，於是整個國家的生產，永遠不及消費的什一。在一個國家之內生產與消費失去平衡，生產的量遠不及消費的量，第一便必以外國的物資來補充，造成巨大的人超，第二便是國內貧苦階級的生活恐慌更趨嚴重，普遍的挺而走險，參加亂事，治安秩序皆有不可救藥之勢。

商人勢力的抬頭，工業農業生產的退化，必然的加甚社會的投機與犯罪的風氣，也越使中國的生產基礎脆弱混亂。中國經濟已是日重一日的入於惡劣之境，

我們還談什麼理想發展呢？不過在大東亞戰爭的勝利之中，英美勢力已如摧枯拉朽的被逐出東亞的範圍，過去資本帝國主義所加於中國的壓迫，現在可以解放了，中國應該注意到整個經濟的發展了。同時大東亞戰爭的長期化，日本對戰爭負擔的加重，日本與中國間的觀念，也有了極大的進步，譬如在事變初起的時候，兩國仇恨之深，幾若不可解救，其後北平臨時政府與南京維新政府成立，便已有了和平的意向，等到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和平關係具體化，日本更積極的向事變結束之途邁進了。

當然，日本爲了應付世界，戰勝英美，求得整個東亞的幸福，自有其必然的結束事變的苦衷。中日事變，是日在東亞內部戰力的消耗，則大東亞戰爭更可增進數倍的力量，英美勢力的潰滅也就更快了。但問題却是事變的發生，雖由感情的惡化衝動，無意而來，可是要麼想結束，却不是容易的事。無意發動的事情終於發動了，有心要麼想結束的事情却經歷多年，還是不能結束。和平的勢力始終還在「一點」與「綫」上，不能達到「面」的程度，在和平區內還不能有「面」的和平，那末整個中國的「全面和平」豈不成了更困難的希望？全面和平不實現，英美勢力的總潰滅終還有所隱藏，日本仍要把一部份的戰力消耗在中國方面。所以日本開始以爲結束事變很容易，其基本的態度也不十分明朗。我們有一種私意的想法，就是日本方面如果完全抱着一「爲日本」的目的來結束事變，則事變終是不能結束的。可是我們檢諸事實，日本與國民政府訂立的國交條約，已一次比一次進步，而物資統制與產業管理，亦相繼交還中國，更且協助中國收回租界，可見絕不是偏面的，專「爲日本」的，但事變究竟爲什麼還不能結束呢？這裏我們說老實話，問題還是在於中國的民衆沒有在這種種結束事變的行動上獲得普遍的利益，獲得生活的把握，當民衆還在猶豫懷疑的時候，事變決不能就此結束而達到「面」的和平

，以至達到全面和平。不過我們可以知道，日本對於結束事變的觀念，必定繼續在推進發展之中，大東亞戰爭的發動，已展開事變結束的大道，中日間的進步外交是事變的結束的實踐，而日本的更進一步的誠意，由「爲日本」而兼顧到「爲中國」，對中國的態度以結束事變與完成革命而爲一，以完成中國革命來結束中日事變，這是唯一正確的途徑。只要世界不發生意外的突變，就現在的形勢而正常地延展下去，日本這種對中國的事變與革命合一的觀念，必然強化的。等到日本這種種新觀念強化有力的時候，那末中國的經濟問題當然應該首先加以注意，經濟問題能夠解決，民衆的生存便無問題，民衆的生存沒有問題，所謂中日事變，無形中也就結束了。

中日事變促起中國的極度混亂與萎靡，多數人士都注意於個人的經濟問題的解決，民族性格的猶太人化，商界的囤積抬價，官界的貪污營私，高級人才羣趨於投機發財，農界工界剩下較低級的人才苟延殘喘；而這苟延殘喘的工農兩界，四週還包圍着無限的惡勢力，時時在破壞摧殘之中，僅存的工農生產，本已不夠供給全國的消費，若還加以不良官界的惡勢力的摧殘破壞，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途，真有不寒而冽之感！在此形勢下，談理想也許是多餘的事情，不過大東亞戰爭的節節勝利前進之中，中國的革命勢力必隨之而前進成功，日本亦勢必以中國革命與中日事變爲同一問題的兩面，中國革命不能放棄民生問題，結束中日事變亦必以解決中國人民的生存問題爲平坦大道。中國經濟的理想和發展，我們即使不願意提，事實上仍舊不能不提，且在大東亞戰爭的勝利之中，更到了不能不提的時候。

中國經濟的理想，國父中山先生早已提出民生主義來，民生主義是中國古代的厚生思想發展成長出來的。民生主義排除了資本主義之資本家片面繁榮的流弊，又防止了共產主義盲目破壞的損失，實是現代世界最有力的經濟理想。不過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却

頗有與民生主義背道而馳的危險，例如投機的囂張，會造成比資本主義更嚴重的危機，官界不良所加於工農的損失，更千萬倍於共產主義的破壞，非但民生主義的經濟理想不能完成，連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好處也不能學到。茲以筆者的淺學，略提中國經濟發展的若干必要條件於下，期能供熱心人士之參考：第一是確立中國在東亞共榮圈中應有的經濟地位；第二是中國在大東亞戰爭中決定經濟上如何貢獻於戰爭的策略；第三是確立健全統一的金融機構與金融制度；第四是消滅一切投機，驅使高級人才與巨額資本歸趨於生產事業，國家對一切的生產業務盡量扶助保護；第五是救濟失業，移各種慈善救濟經費於生產事業；第六是鼓勵獎勵國民勞動服務精神，盡量將空閒的勞力置於生產或與生產有關係的事業；第七是保護工農，管理商販，扶助合作組織；第八是設立施行計劃經濟的機構，作為實現經濟發展的總樞紐。上述八項，第一第二是屬於東亞國際經濟的問題，第三以下則完全是國內經濟行政的問題，二者表面上似乎是各別不同的問題，但事實上的互相關聯，關係極深。茲將上述八項，略加說明於下：

(一) 確立中國在東亞共榮圈中應有的經濟地位——中國有四億餘的人口，散佈世界各地的僑民約有二千萬人，百年來在英美侵略下，國勢衰弱，因之經濟上常處於附庸地位。英美在經濟上的決策，但求其自私的利益，不顧中國人民的死活，例如要開闢美洲新大陸和南洋各地的時候，便不惜用種種卑劣手段招募華工，甚至用拐騙的方法招收華工，至今「豬仔」的慘史仍深印在中國人的頭腦之中。但一旦開發成功，立即改變態度，過去的招之使來，一變而為百端虐待，驅之出境，不許中國人再入境了。又如英美資本家到中國來經營事業，銀行，礦山，交通，紗布，烟草等等，也都但求賺錢，不惜妨礙或斷喪中國經濟的發展，租界的腐化惡劣，更連中國的道德治安也被破壞了。大東亞戰爭發生後，英美勢力徹底逐出東亞，所

有的租界一律收回，中國經濟所受的種種束縛，現在都解除了；於是在大東亞的經濟共榮圈之中，中國自將成爲平等的一個國家，與東亞各國相配合着，求共同的發展和繁榮。中國的經濟，如不徹底改變過去英美壓迫下的附庸狀態，便決不能合理地發展，人民的生活也就無法改善，因而影響及於軍事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對於協力大東亞的戰爭，效果也不大了。所以中國在東亞共榮圈中，一定要確立其主體之一的地位，獲得其必要的工業與農業的發展，那就是說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包含有中國之繁榮的理想，中國才有其繁榮的前途，也才能獲得協力大東亞戰爭的實際效果。否則民生不得解決，人民和政府的關係不密切，政府的統治不容易強化，共產主義的玄想常在人民的心目中發生錯覺的作用，政治便似乎有了一個惡瘡，將永遠陷於不死不活的狀態了。

(二) 中國在大東亞戰爭中決定經濟上如何貢獻於戰爭的策略——以中國那樣廣大的土地，豐富的生產，衆多的人力，軍事上對大東亞戰爭的貢獻或較微弱，經濟上的貢獻應該很大。但以近數年來的狀態而論，雖無統計數字可見，但實際上恐怕遠不及我們預想的程度。第一由於戰事的治安不甯，民衆對生產的熱情不免減低，第二由於物價的不穩定和物資統制的近於強迫的低價收買，刺激了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仰心理，於是大多數的民衆都懶於生產而勇於囤積。政府對於囤積一事，曾雷厲風行，嚴加取締而且專設了許多統制機構，如糧食局等發生了大貪污案且不必論究，但統制僅着重於現存的物資而忽略了生產的物資，這種辦法實非上策。中國對於大東亞戰爭的經濟上的貢獻，應在不斷的生產，並且在不妨礙「再生產」的過程中而提出其物資以貢獻於戰爭，這樣物資的豐富可無限而達於永久。若徒重視現存的物資，如農物的收買價格過低，第一次收買固然有利，第二次以後必至無貨可收，物資的產量日益狹小，那在戰爭的貢獻固然太微小，而更重大的問題，則是中國經濟本身所受

的打擊，恐怕也會由此造成嚴重恐慌的危險。中國的農民雖然誠實純厚，不至像蘇俄十月革命農民怠工毀藏食糧而造成不自然的大饑饉，但如生產的損失過重，農民無法支持，不自然的饑饉實在也有發生的可能性。歷史的陳跡是可貴的經驗，中國生產的發展，可以對大東亞戰爭有更偉大的貢獻，同時也是奠定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吧。

特効靈藥

痛頭 齒痛 肩痛 腰痛 傷風 關節炎 流行性感冒 宿醉

痛脫 TONTAL

藥房均售

總經理 東亞公司 上海河南路



河南作戰與重慶

今泉正浩

四月上旬突然開始的所謂河南作戰，僅一個月餘，便澈底的粉碎第一戰區淪軍，同時迅速地完成打通京漢線，更進而攻佔中原的軍事上要衝洛陽，於此達成了作戰第一階段之目的。這可說是發揮了神速，作戰之妙。作戰已經進入了第二階段。今後如何發展，現在要加以預測，是極爲困難的。但這將予重慶心臟部亞安，漢中以更直接的威脅，那是顯明的。關於作戰的經過或戰果，已經在報紙上發表過，所以只好從略。我們現在來考察這作戰的意義及其影響，是極爲必要的。

就軍事上的觀點而言，這次作戰日軍在東亞包圍的反軸心戰線一角，形成一個楔子，這可謂實行極巧妙的出血作戰。綜觀東亞全戰局時，現在戰況總括的說，是採取攻勢防禦的體制。所以美英方面，雖不斷宣傳日本已在東亞戰線，不能採取主導的攻勢，但這種攻勢作戰突然在大陸戰線一角，以機動性展開，由此可以證明日本戰力並不如他們所宣傳那麼軟弱，是極爲強韌而能夠有隨時在自己所喜歡的場所展開新攻勢的余裕。而且對於依賴美空軍的支援；呼號總

反攻的淪軍——加以先發制人的一擊，而使他們的企圖陷於混亂，這種戰略的意義，也決不可忽視的。

此外，更重要的事，就是制壓所謂「中原」。當作戰開始之初，淪方竭力宣傳保衛中原，但這表示中原對他們在戰略上是怎樣的重要性。中原的喪失予淪方以深刻的軍事上打擊，那是不能否認的，因爲本來中原是支配着中國的命運的。這次作戰日軍在戰略上掌握了中原的極重要的地域，對於大陸戰線今後的動向，具有重要的意義。京漢線的打通，就這種意義上說，比政治經濟的重要性，在軍事上的價值，是極高的。那是說，華北，華中的日軍聯攬，由此更加一層強化——日軍在大陸上的機動力更將向上。東京至洛陽乃至漢口之用鐵路的聯結，更縮短了至重慶的道路。就鞏固了日軍在大陸戰線的戰略地位而言，河南作戰是具有不可沒却的意義的。紐育泰晤士報重慶特派員亞特京遜，論河南作戰，謂：「日本仍然擁有充分之人的目的。在日本防衛線之中心的中國，日本仍具有強力，而且更加強化。」這是

正當地評價河南作戰的意義。

就政治上或經濟上的觀點而言，治安圈的擴大，華北華中物資交流的圓滑化等等，對於和平陣營是有巨大的貢獻，自不待言，但這予重慶的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更大的。在淪方自身雖表面上仍然流布着樂觀的見解的無稽宣傳。但這反予其同盟國的美英以深刻的影響，由此可以推測，對於重慶的打擊，是如何的重夫。據重慶路透電，謂：「日軍此次河南作戰的意義，遠較一般所想像的爲重大。京漢線的打通予重慶以重大打擊，那是不能否認的。更應重視的，這予西部中國門戶的洛陽的威脅，所以戰場更接近重慶。」紐約泰晤士報也把河南作戰在社詳上討論，謂：「日軍的目的之一，在打通京漢線，其他目的也許向隴海線西進通過陝西省南部，以窺伺五百公里南方遙遠的重慶。若如此，重慶在本年不但在抗戰上即在內政問題上，也會遭遇重大的危機。」當初重慶並不大考慮在內政上或經濟上的重大影響，而認爲河南戰敗，專由於武器的貧弱，極力主張要求美英強化援助。關於這種重慶的空氣，重慶美聯社電傳述如次：「隨着河南戰局重大化，在重慶聯合國對淪援助問題，再行發生，最近各報紙都再行論述，對聯合國催促急速並較向來更多量地運送武器至重慶。」這種作戰當初的空氣，隨着戰事影響的深刻

，而已告消滅，無論如何要求強化援助，在補給路全然沒有的現在，這是無補實際的。重慶對此點已覺醒，開始考量非始終有自主抗戰不可。這種想法支配了廿五日至廿六日舉行的十二中全會的空氣，於是十二中全會遂在未曾有之內政上的自我反省及堅實的討論中閉幕。這證明作戰已予重慶以深刻的影響，而在河南戰敗的時期召開十二中全會，也可以證明重慶如何重視作戰的影響。試觀十二中全會的議決事項，關於內政上之問題，以管理物價及改善地方行政能力爲主要問題。他們以這些問題爲討論的中心，可以證明現在物價問題是怎樣的深刻，地方行政的混亂對於抗戰的障礙是如何的巨大。較去年秋十一中全會，十二中全會內容極爲簡單。這即顯露重慶內部事態，已深刻化，並已無餘裕討論戰後處理案及國際問題之空論。河南戰敗予這種內部情勢以更深刻影響，更促進惡性通貨膨脹。這對於重慶之地方把握力，發生阻礙，那是明顯的。作戰對於內政問題波及於抗戰經濟的影響，美英方面既然憂慮，這可說是極爲深刻的。與河南作戰的展開相呼應，現今日軍在華中方面也開始發動新的主動攻勢作戰。日軍對第六戰區第九戰區淪軍的進攻，已告開始。重慶對於防戰，實在是繁忙。本年無論在抗戰上或在內政上，對重慶是極爲危險的一年，這是不難想像的。（筆者係每日新聞記者）

（宗明譯）

清鄉工作的重要

孫育才

提起清鄉工作，人人都聽得濫熟了，人人都會說確是重要。但若再進一步，追問清鄉工作何以重要，目前應着重何種工作，清鄉人員應為何自勵，為何努力，方克事半功倍，迅速順利的完成這空前的任務？這些問題，就決不是人人都能解答。即清鄉工作人員，也還有再作研究，再作商榷的需要。

混統的說清鄉工作從「確立治安」——「改善民生」的初步目標做起，以至加強後方防衛，與盟邦同甘共苦，協力取勝大東亞戰爭為止。在此期內，各鄉各縣，訓練壯丁，編辦保甲，配備軍警，革新教育，使匪徒絕跡，治安確立，剔除苛雜，整頓賦稅，開發交通，調節物資，使地方生產增加，民生改善；以及上下一心，與友邦軍民緊密連絡，加強防衛，鞏固後方，以分擔大東亞戰爭的後方工作。凡此緒端，那一件不是當務之急，直接影響着社會國家，影響着整個東亞！所以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要是清鄉工作一天不能定成，則治安一天不能

確立，民生一天不能改善，全面和平固然談不到，分擔大東亞戰爭的任務更談不到。

再進一步看，中國農村的破敗，匪盜的猖獗，實在自古已然，不過於今為烈的罷了。記得主席在清鄉委員會駐蘇辦事處訓詞中說：「中國以前的歷史，孟子說得好：一治一亂，其實亂是真亂，治却不是真治。中國是以農立國的，農村破壞，農田荒廢，以致農民失業，挺而走險，是一切禍患的根源，等到亂得民窮財盡了，所謂成則為王內已經有少數人為王了，所謂敗則為寇的已經有少數人為寇了。雖欲再亂，已無可能，只有大家休息一回。這只能叫做休息，為何說得是治？」就時間言，先秦以來，匪寇為患，可說二千年如一日；就空間言，我國山川險阻交通不便，往往數百里內，罕見人跡，流寇縱橫，匪盜遍野。事變以後，淪共相繼利用，到處挑撥煽動，從前窺伏的匪盜，現在居然自命「軍隊」，弄得四鄰良民，幾無寧日。

清鄉工作，係對準這些偽「軍」作有效的掃蕩，來一次劃時代的大掃除，來一次劃時代的總算賬。

更進一步看，要是清鄉工作積極推進，城市鄉村治安確立，生產增加，和平區域日臻繁榮，日益擴大，萬民來歸，全面和平，得則實現。所以我國地大物博，人稠力衆，若傾全國人力物力，抱決死必勝之心，與日本協力大東亞戰爭，興華保亞既克完成，英美的世界支配權亦隨之摧毀。就這一點看，清鄉運動在建立東亞新秩序的過程中，實佔有不可磨滅的重要地位。

清鄉工作的重要不但清鄉人員必須澈底了解，就是一般民衆，也應該有深刻的認識。當然，清鄉人員是站在領導的地位，負責推動開展的任務。由於職責的重大，務須鼓起全力，奮勇以赴。尤其對於影響着成敗得失的工作態度，爲人修養的問題，更值得我們注意，值得我們檢討的。這裏特提出下列幾點，願我們來相互規勉，相互策勵。

第一，要有「忠實」的德性。清鄉人員是和運的基本幹部，必須深刻的認識清時代，了解國策，然後才能堅定的信仰主義，才能永遠忠於領袖，忠於組織。必須如此，方能稱得上愛國，稱得上志士，因爲沒有主義，沒有領袖，也就沒有團結，沒有力量。

二十世紀的今日，個人主義已擴展爲集體主義，國家主義更演進爲集團國家

主義；個別單體的存在，已被合羣，集體所否認。潮流所趨，世界各國，無不如此；而集體的強固，就在信念堅定，集體力量的發揮就在於忠，誠，篤，實，的德性。我們應牢記「必信必忠」，「一心一德」的訓諺，在興華保亞的最高目標下，發奮圖強，去完成使命。

第二要愛民如己，深入民間。清鄉工作的推展，一面要靠工作人員的努力，一面還在民衆的熱烈擁護，要做到官民一心，上下一體，然後才能順利推進。但是怎樣方能做到這一步呢？這是清鄉工作的中心問題，不容我們絲毫疏忽的。

我國的農民大衆，由於知識的不足，對於主義國策，在短期內當然不能澈底了解，這便是我國民衆所以不易組織，不易訓練的最大原因。他們需要的是安定的生活，不管什麼黨，什麼派，在表面上他們都會歡迎，而內心裏則毫無興趣，可以說：來者不拒，去者不留。這種現象，對於社會國家是充滿着極大的危機；不過在承平時，看不出來。事變以後，各地不安定的現象就立刻發生了。只要有幾個人，幾桿槍，就可以在鄉間自稱「軍」「隊」，做起土皇帝來。無惡不作，更巧立「抗戰」「游擊」等名目，麻醉農民，利用農民，做他們驅使的工具。有人以爲他們或者會把握民衆收服人心，這實在是神經過敏，言之太過。他們並未做到這一步，也永遠

不會做到這一步。他們的生命，今後只有毀滅，再也不能生長的了。清鄉工作的重點，目前已經不在軍隊，不在教育，而在於如何接近民衆，從而了解民衆，同情民衆，然後幫助他們，使他們由安居而臻樂業，一方面再以熱情和道德使他們發生友誼，取得同情，從而了解我們的善意，協助我們來工作。這樣，匪徒就無所棲息，自然治安確立，民生改善。清鄉工作在目前，必須從把握民衆這一點着手。

第三，要能苦，能耐，能犧牲。清鄉工作者，在四鄉服務，生活的不安定，起居飲食的不習慣，這是無法避免的，現在沒有享受可言，只有忍受，只有克苦。這種堅苦的生活，還只是一種基本的應有的忍受，我們更要在這應有的忍受之外，勇往直前，埋頭苦幹，從極度的苦林之中，求光明的出路。

世局的緊迫，危機的嚴重，已經演變到最後關頭，這時不克苦，將來即使願克苦也是徒然。目前的克苦，是有着極大的代價的，這代價將實惠到我們的子子孫孫。所以在經常的生活和工作上，我們應不畏任何苦楚，而必要時，更要有犧牲的精神，必死的決心。我們可以為萬世子孫而犧牲，為國家，為東亞而捐軀。這種悲壯慷慨的犧牲精神，是我們東亞人所特有的。日本國民的犧牲精神，尤其使人欽佩，值得我們取法，必

須如此，才能負起興華保亞的重任。

第四，要清正廉潔，勵行節約。清鄉人員不廉潔，不但無從清鄉，而且危害清鄉。清鄉人員不節約，必然的走上苟且，貪污的歧途。我國數千年來政治腐敗，社會紊亂，可以說完全是發源於「不清不廉」。兒女私情，往往可以左右國事公務，金錢賄賂有時可以買贖罪命，這樣下去，只有越弄越糟。清鄉人員若不從此改善，力避前非，則民衆將始終處於敵對地位，一切了解，信仰，同情都無從發生，清鄉工作就始終僅有表面，而無實際。相反的，如果力持清正，競求廉潔，則不但可以取服民心，把握民衆，而且幾千年來的官場積弊，可以破除，政治步入正軌，現代國家的規模也自能建立。因為清鄉人員是新中國的幹部，也是新中國的模範，一舉一動，足以影響整個社會國家的前途，對於清正，廉潔，希望能夠切實做到。

節約是清正廉潔的前因，也是刻苦耐勞的先決條件。能節約才能清廉，才能從堅苦的生活裏奮鬥出來。要是任性揮霍，奢糜成習，勢必走入貪污的一途，那裏還能克苦耐勞，勇猛精進？節約對於一般百姓，不過是德性的問題，修養的問題；而於清鄉人員，則除德性，修養的問題外，尚有工作效能，官風法紀，甚至成敗得失等重大問題的連繫。清鄉人員為養成善良的德性，固然要節約

；為勝任堅苦，擔當艱巨，更須勵行節約。我們必須絕對的做到清廉節約，才不負國家的厚望，才不負時代所賦予我們偉大的使命。所謂國家的「厚望」，是希望我們全國各地區每一個清鄉運動工作者，都能切切實實地做到上列四項基本要求，不論我們的環境是如何樣的複雜，生活是如何樣的清苦。

所謂「時代的偉大的使命」，是現時代的新中國要我們每一個清鄉人員，竭盡所能：身，心，手，腦，來推動落伍衰退的中華民族，使從次殖民地的境遇中，走上與盟邦協力更生自主獨立的東亞新秩序之途中。

最後，更望清鄉人員激發愛中國愛東亞的最大熱忱，隨時隨地與友邦軍民取得密切連絡。牢記着清鄉工作劃時代的重要，力求自我改進，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之下，發揮最大的力量，來完成復興中華，保衛東亞的重任。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德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理化器械

氣象器械
測定計器

光學器械
製圖用品

度量衡器
事務用品

關於中日婦女界

阿部靜枝

我們日本和中國的女性，養育亞細亞的靈魂，創造了亞細亞的歷史。無論受天災的襲擊或是遭逢地變，而民族的靈魂決不崩潰。對於無論是凶暴的自然或是美麗的風景，都是感覺熱深的心情，愛土地愛勤勞，將自己的一世傳給子孫。所以有坦率而義俠的日本，和沈著而有禮貌的中華民國，成為昆仲的我們兩國以研磨着誠實而悠久的亞細亞的靈魂。

英美不能瞭解這種精神，視如其他亞細亞各國同樣加以蹂躪，他的爪牙切斷了中國和日本的友誼，我們一想到英美僅以私慾和侮蔑來對付亞細亞而容易地完成了野心，莫不切齒痛惡。日本和中國所遺憾的，是沒有任何事物都不能分割的信賴而加以聯絡，何況那是我們兩國的女性攜手也可辦得到的事情呢？日本和中國，非將英美侵蝕的病源從速除去，而全力協作從事建設不可，單靠這一點，亞細亞底生命便可保存。女性必須把做我們兒子的母親的生命來做一個時代的母親，而永遠遺傳給民族和國家，不能據守一個國家而孤立，必須中日兩國國民提攜始能完成，這是中日婦女界的唯一最高任務。

袋子，一面和路上遇到的近鄰日本人高聲談話，一面很習慣地走着，中國底女性對這種情形，用愛鬱的目光觀望着，所以就是時常遇到的日本女人也不同，她就是時常遇到的日本女人也不同，她打招呼，號稱親善的國家，祇是表面的，問她「日本的女朋友有嗎」？中國女性大部分都說是沒有。久居中國大陸回本國的日本婦女，所舉出知己的朋友，大概也祇有日本人。所以須將親善作為個人的，婦女們若在生活中互相予以便利，互相攝取美點，那就是提攜的第一步；其功效超乎親善使節以上。中日的婦女界，特定的人們之間，隔海互相聯絡，不如居住同一地域的婦女間來得密切，從事各種的建設。

如英除建設的障礙物，及戰勝英美謀略的戰爭起見，自然而然予以全面的協力全體的婦女，倘使沿着亞細亞復興的途徑徹底地協力挺身，那麼重慶底勢力便將失墜，戰場可逐漸遷到英美底國土，物價也循着生活獲得穩定。

女學生和勤勞婦女，穿着足踝緊束着的褲子，在沒有交通信號，沒有整理的街道上走着，雜音好像川流不息，聲音來加以統制，看見事故很少發生，覺到將來總有無限的光明，蓋女性的步伐似乎自然地調整了交通。服裝要相近差不多，日本女性和中國女性沒有區別，尤其青年女性的表情相似。這大概是為了理想的和期待的逐漸成為一體的緣故吧。日本國內的青年女性覺得鍛鍊進步時，在中國的女性日本婦女們也可受到影響，同時中國女性和在中國底日本女性之間漸漸接近，新的中國和日本之間不能分離，非將這種感情成為戰力，將英美的飛機逐出中日的天空不可，非將敵人船舶完全沉在東亞海洋中不可。

讀阿部氏文有感

楊絢霄

兼寄日本姐妹們——

在我讀過了阿部靜枝氏的「寄中國姐妹們」一文（見本刊第一年第八號）以後，我的腦海裏對於阿部氏就有了一種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她那美麗的筆調，她那懇摯的誠意，在在都使我受到了極大的感奮。當時，我想寫一篇什末「寄日本姐妹們」的，目的是想使阿部氏的一番熱忱不致落了一個空。可是終於因為找不到適當的題材而不會動筆。

事情真有那末湊巧的，在五月十七那天接到了本刊編者鄭吾山先生的來信，並且又附了一份阿部靜枝氏底「關於中日婦女界」的中文譯稿，叫我在讀了之後把我對於該文的感想寫出來，這使我感到極度的慚愧，因為好久想不到寫些什末的我終於在阿部氏的「女性必須把做我們兒子的母親底生命來做一個時

從中國女性學習堅忍一點，同時做去，成為增產的力量，一方面更使成為科學進步的基礎。

在亞洲倘使有了使敵人屈服的科學力量，二百年前便可驅逐敵人而確定我們的文化，現在為時還不遲，為了在作戰之中藉時間加以完成起見，首先要從日常相聚的中日婦女，互相開誠互相扶助。（林季榮譯）

代的母親而永遠遺傳給民族和國家，不能據守一個國家而孤立，必須中日兩國國民提攜始能完成；這是中日婦女界的唯一最高任務」和「婦女們若在生活中互相予以便利，互相攝取美點，那就是提攜的第一步，其功效超乎親善使節以上」底寥寥數語中找到了一個現階段所不能忽視底課題——中日婦女的提攜問題。我以為：在這個大東亞聖戰正在持續底過程中，要驅逐英美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勢力，要建設祇配大東亞人來建設的大東亞，那末，作為大東亞共榮圈中底兩個基本成員的中日兩國內輸總人口半數左右的婦女，就非互相認識，互相親愛，互相諒解，互相協作，直接捲入這一聖戰的行列不可。但是大東亞戰事爆發已有數載，而中日兩國的婦女不但談不到什末認識，親愛，諒解和協作，並

且還相互猜忌着，仇視着；誠如阿部氏所說的「號稱親善的國家，祇是表面的。」這果真是基於那些原因呢？這裏便想專對這點加以剖明，一方面作為我讀阿部氏文後的一二雜感，一方面更算是用來替代我底那篇早想寫而未寫的「寄日本姐妹們」的文章。我固然知道我的見解是粗陋的，但始終沒有參考的價值吧！

我始終認定，中日兩國是「兄弟」之邦，「姊妹」之國；這兩個國家之所以應該被認為兄弟或者是姊妹，不僅是由於同種同文抑或是基於地理上並歷史上的接近。我以為單祇就中國宋舜水先生對於日本德川朝代的動功偉績而且又是日本維新的有力導師以及日本志士對於中山先生的通力支持而且又是中國辛亥革命的唯「恩人」這點來說，中日兩國已經足夠形成「兄弟」之邦或者是「姊妹」之國了。不幸這兩個國家竟由於英美的挑撥離間而發生了隔閡，再由於這種隔閡之不能獲致諒解而促成了這一拖延七年而尚未結束的中日事件；這是一件多末不幸的事？

事實上，中日兩國之所以迄今還不曾獲得徹底的諒解以及中日兩國婦女之所以迄今還沒有深刻的認識者，主要的還是基於這兩國對於這次事件的「是非誰屬」底一問題沒有明確把握的緣故。就一般中國民衆的心理來說，這次中日事件的錯誤全在日本，相反地，就一般日本民衆的心理來說，那末，這次中日事件的錯誤全在中國。其實，要使中日兩國產生真正的協調，要使中日兩國婦女達成真正的提攜，那末，這種主觀的

見解無論如何是應該擯棄的。我以為站在中國的立場來說，錯在忘却了這百年來無日不向我們橫加凌辱肆意壓迫的英美而反把這種對於英美之積年累月的同仇敵愾底怨氣針對着日本來發洩；相反地，站在日本的立場來說，錯在不能利用適當的政策來聯合中國以對付中日兩國的公同敵人——英美——反而憑藉武力來刺殺中國民衆的神經。要是中國政府一向採用親日本反英美的國策而和日本團結一致，那末，既不致有這次鬧騰的事件而以反英美為骨幹底大東亞聖戰或許在七年前已經爆發；反之，倘使日本政府向把中國當做是真的同胞手足

而和中國精誠合作，那末，既不致有這次不幸的衝突而以反英美為基調底大東亞聖戰或許早已獲得了決定的勝利。因而我為這次中日事件底造成，中日兩國都應負着一部份的錯誤責任，但是引為遺憾的便是在於兩國民衆對於這種偏見直到現在還依然固執着。其實，先哲有言：「執而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祇要雙方能夠把過去的主觀見解重新估定一下，務使「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那還是能夠言歸於好的。假使心知其誤，而仍堅執己見，則不但兩國的真正協調，兩國婦女的徹底提攜無由實現，而且更貽我們的公同敵人以一可乘之機，試問這是多夠痛心？

我們中國，向來是以地大，物博，民衆而見稱於世，牠不但是有悠久的歷史，同時更有超卓的文明，而我們的民族當然也有整個的民族精神，也有從民族精神表現出來的要求，這種要求便是在於

自決。我們並不自誇自從世界上有這個中華民族存在以來，牠——尤其是中華民族之一成員底漢族——就不會向別一民族實施侵略過，這原是因為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由于民族學的啓示，我們知道民族主義的真諦不外乎主張關於該民族內一切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統統該由該民族來解決；換言之，民族主義只是以民族自決為基本原則，所以祇有由民族自決才是實現民族平等之唯一的手段而且也是任何一民族的起碼要求。中華民族既是世界上的民族之一，自然也具有這種起碼的要求。以往數十年來英美的加于我們的桎梏當然已經足夠沉重，但是以同胞兄弟見稱的鄰國日本在某種程度上也還是不能完全

的吻合中華民族的自決要求；這末始不是一件遺憾的事！幸而這幾年來中日事件已使雙方更加接近一些，認清一些。例如在去載一年內日本政府一再虛心地調整對華國策，並且還將言論付諸實施，租界之無條件的交還，在華治外法權的撤廢，敵產的交還，物資統制的放棄等都是鐵一般的證明。而其中特別使我們感到興奮的便是在去年十月間那個劃時代的中日同盟條約締結底而使中日兩國成為盟邦。不過大多數的民衆現在還是存着去年六月間吉川東祐氏在申報上所說的：「日本擬以武力取得中國民心」底堅牢觀念；這的確是中日問題的焦點，所以以為日本政府要是希望中國大多數民衆的心理轉變過來，使中日兩國達成真正的合作，使中日兩國婦女到充分的提攜，那末，還得以大乘的見

地，給予中國民衆以廣泛的自決權利，尊重中國民衆之合理的要求，同時更協力國府以全力抑平物價，務使和平區的民衆生活遠較抗戰區為優，藉此以擴大和平的感召的影響，實際上，就是上面的各種措施也還祇不過是些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的提攜，也就是一些表面上的協調而不足

以使中日兩國的民衆產生真正的了解的，我們今後必須更進一步去作相互間之更徹底的了解——這便是文化上的溝通，這種文化上的了解是看不見的，也就是內心的，而事實上祇有這種內心的了解才是真正的了解。這種文化上的了解，包括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信仰，歷史地理，心理性情等。如果日本一般民衆都能够了解我們中國的文化，中國的一般民衆都能够了解日本的文化，使中日兩國互相攝取着精神的食糧，那末，中日雙方就不難相除成見，披肝瀝膽，而獲得澈底的了解；在這種澈底了解之下，又何患乎中日兩國的民衆（自然包括婦女）之不能互相提攜？又何患乎英美的飛機之不在中日的天空中潰滅？又何患乎敵人的全部船舶之不葬身于東亞海洋中？又何患乎大東亞共榮圈之不能確立？更

何患乎世界的全面和平之不能實現呢？日本的姊妹們，我很明白你們具有豐富的學識，耐勞的精神，堅強的意志，火般的熱情，我們希望你們從今天起能夠針對着上面所述諸點加以積極的努力。我想，中國的姊妹們不希望他們民族的解體以及祖國的崩潰，那末，無論如何是亟願加入你們的陣營，和你們攜起手來，同向着這一樹立中日永久和平，完遂東亞百年大計的坦途邁步前進的！

完遂東亞百年大計的坦途邁步前進的！

日本的柔道 平方

旅日雜憶之五

一

當你偶而在日本城市的一條冷僻的裏街行走，經過一間木造的樸素的房屋時，你常會聽到一種嘈雜的響聲從屋內傳出。對於初至此間的外國人，這聽來活像是一羣彪形大漢正在拚命地打着灰塵滿面的地毯。

可是你錯了。這房屋並不是地毯洗濯公司，而是日本人所稱的柔道之道場。「柔道」是日本人自衛用的一種術拳，而「道場」就是練習此項拳術的場所。那乒乓兵的聲音是在練習拳術的學生們被摔在厚席上發出的響聲。可是，那響聲雖然聽來可怕，倘使我們向裏面窺看時，只見被摔的男人和青年，馬上又爬起（身上並未受傷），繼續他們的功課。他們都不會受傷，因為他們學會怎樣擯下以免受傷的方法。實際上，這是柔道學生所學的第一課。除非他已熟練這第一課的各項門檻，他是不能進一步學習柔道的其他技巧的。道場的規模大小不一，有的小得只能容納二十幾個學生，大的像東京的講道館——日本最高的柔道機關，室內的場

地竟廣闊得足以容納一百多對學生同時從事練習。

柔道可以說是人類所發明的最優秀的自衛術。因此，它遠較歐美的鬥拳為進步。倘使有人對這句話嗤之以鼻的話，這適足以表示他對柔道的缺乏認識而已。

就其外觀而言，在道場裏的柔道比武正像我國蒙古式的摔角一般，所不同的是他們都穿着一種特製的制服。不過這所謂制服也是頗為簡單的；腳上並不穿什麼，下身不過穿一條長僅及膝的布褲，而上身則穿上一件寬大的厚棉布外衣，有着廣闊的短袖，二隻堅固的衣襟，上面繫上一條也是用棉布製成的長帶，其長足以在身上圍上二圈，再在前面打結。

二

走進一家道場，你第一注意到的是，在這大室的一端所安置的神位，每一個學生於進來或離開時，必須對它敬禮。柔道的比武者好像可以隨意地抓住對方的任何部分，不過大部分總是抓住對方的衣襟。他們扭在一起之後，足部迅速

地移動一下，再來一陣猛力的愈動，揪扭，或拖拉，於是——不一會其中的一個會絆跌或撲倒在厚席上，其勢之猛似乎足以損傷他的骨頭，或至少使他全身脫力。

實際上，他們難得受傷——雖然傷痕是極平常的一件事，一塊皮也許會從膝上或肘上擦去。因為這些聲音響亮的擯跌並不是用大力引起的。相反的，他們僅使用着最低限度的力量。他們所以能把對方摔倒得恰到好處，乃是由於從事擯跌對方時的速度，攻擊的適得其時，看準對方暫時的不利地位而準確地施行攻擊的原故。

倘使你用心地看的話，你不久就會明白，為什麼每一次擯倒時會發出那麼大的響聲。這解釋可以從日本人所謂的「破跌法」中得到。

這「破跌法」與其用文字解釋，不如實際表演來得明白。實際上所發生的是，一個被摔在空中或雙腳被絆倒的人，在他的身體實際上碰到厚席的一二秒鐘之前，用身體上最近便的部分，或是臂或是腿，自動向厚席擯去，這種特殊的跌法，會發生一種反擊，它吸收或中和使身體和地板衝擊的大部分的力量，我們把道場裏實際教授着的最初步的破跌法少許實驗一下，就馬上能領會這原則了。

你先跪下，在你前面的地板上放一隻相當大的墊子，大約離你的膝部二尺半遠。這是預防時間估計的錯誤——並且冒鼻子撞傷之險也是不值得的。手腕放在兩邊，於是足部也向前跌去。不過，

當身體開始移動時，須把手舉起。指尖大約和眼睛並齊；手腕彎成銳角，肘向下而稍趨於肋骨之前。

當正在跌倒而面孔尚未觸近地板——或墊子——之前，用手掌猛力打擊地板，雙手應同時接觸地板，手指應伸直而並在一起，不要把手腕彎轉，因為這方法是，使打擊不僅由手掌承受，同時也由前臂——從手腕的內側到肘部——來承受。雙腕須同時接觸地板；並且在最後的一分鐘，下脛必須舉起。

倘使我們能夠把跌在地板上的時間估計正確，（經數次試驗後這是極便當的事），向前跌倒決不至受傷的。所有衝擊的力量都由手及前臂承受去——而手腕和前臂是不會受傷的；至多感到一些刺痛吧了。只要稍經練習後，我們就會覺得跌倒是極簡單的一件事。

不過，最要緊的是，盡可能地把接觸的衝擊向全面展開。倘使所使用的是雙臂的話——當實際比武時，有時只可用一隻臂——如用指尖至肘部的全臂來承受摔跌之勢，就決不至有礙的。設如手腕是彎轉着，這便就會有引起那討厭的挫傷之可能。倘使我們所用的是腿，那麼就山膝，腳底，和長滿筋肉的小腿來承受那衝擊。

應用腿的破跌法要比用手臂的更不易熟練。在柔道的道場裏，我們可以看到熱心的學生們不斷地練習着這些破跌法——向前，向後，或向側面。發出那種好像彈地毯之聲音的，就是手臂或腿的打擊厚席時所發的響聲。這種技巧對於避免受傷，確實很有幫助。

因此，練習柔道的人正在形似極危險地摔跌時，確是值得加以細細體味和觀察。我會屢次看到柔道的比武者，被顛倒地摔在空中，落地時發着極大的響聲滅殺跌勢，滾了過來，然後又站起來，準備繼續比武，一如毫無其事一般的。

三

在道場裏練習柔道是需要極大之試練的工作。練習者非但需要耐無數次的摔跌以增強他的身體，同時他必須學習其他忍耐的方式。日本的夏天有時是非常的熱。在七月及八月間，在日蔭裏溫度往往會升到華氏一百度，在厚席上奮力的練習是一種極大的試練。他方面，在冬季時天氣有時寒冷刺骨；可是在道場裏並沒有火爐等使人取暖的設備，雖然寒暑表也許會降到零度以下。然而，事實上，道場於一年中最寒冷的正月和二月，上午五時至七時即行開放供人練習——並且擠滿着人——是極平常的一件事，而在一年中最酷熱的數月，下午一時至三時從事練習，也是司空見慣的事。這種猛烈的訓練自然不是一般意志薄弱的人所能耐受的。

如此，我們仍不可因此就武斷，凡是我們所碰到的每一個日本人都是柔道的能手，或是道場的會員。

四

有趣的是，柔道的訓練對於學者的體格所發生的影響。信不信由你，一個柔道的能手，雖然身裁矮小而體重頗輕（大約一百四十磅左右），却能夠輕易地戰勝不懂柔道而體力遠勝於他，較他高五六吋或重數十磅的對手，被他那麼閃電般的速度摔擲的結果，對方落在地上屬勢所不免。力氣雖然不無關係，可是身高與體重即並不佔多大的便宜。

試舉一例，以資證明：講道館的創辦人嘉納治五郎是一個頗為矮小的人——身高不到五呎，而體重也不到一百二十五磅。當他在歐洲旅行的時候，他曾和一個體重二倍於他的巨大的俄國人舉行摔角比賽。二人只揪扭了幾秒鐘，嘉納已經把對方猛力向空中一摔。非但此也，當他跌下來的時候，嘉納還從容不迫地俯下身，在俄人的頭頂撞在地板上之前，把手放在其下，以免使他遭受重傷。那時候，嘉納正當壯年，身裁結實，可是並不擁有怎樣粗大的筋肉。柔道訓練的目的並不在鍛鍊筋肉，因此柔道的能手未必是筋肉發達的大力士。作它的真正的目的是：內心之警覺和動作的迅速與確實的養成。它告訴學者怎樣去應用槓杆作用；告訴他怎樣使全身有着準備，對於任何種類的攻擊都能隨時作敏捷的反擊。

在道場裏所看到的年老和年青的人，並沒有異常發育的手臂和上身。可是他們的腿和股，腹部及手腕的筋肉却異常地堅強。這些部分並不顯得怎樣龐大，可是筋肉的質地均是極有韌性，而它的忍耐力也足以驚人。我會數次看到年青的柔道師，接二連三地和幾個身高及體重不同的對手比武；而在十分鐘內，他把他們全部擊敗了。

在歐美各地，柔道已作爲一種有用的自衛術，流傳頗久了；可是在日本，它却並不僅僅是自衛之術，有一個現代的柔道專家會這樣地說：「柔道對於我不僅是一種運動，而是我的生活之規範。柔道具有其獨特的精神，柔道師須修其性而養其心，否則他就會受同道的排斥」。從這一點看來，可見柔道也和我國的拳術一般，也是以精神的修鍊爲其基礎的。

振華

膠牛脂



本公司最能用利中華的
 資源，以盡時局的任務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灘路一八號（黃浦大樓二〇六號）電話一〇〇〇六番



七年來的上海雜誌事業(下)

漱 六

「濤聲」爲郭谷尼主編(後又參加巴彥合編)刊載有小說散文詩劇本，作品洋溢着時代性和年青的活力這是牠的長處。牠的系統似乎是承襲着民國二十三四年的「新學」「綠洲」，據說是鹽業銀行幾位文藝朋友業餘辦着玩的。內容也和「濤聲」差不多，水準不夠高，編制似乎也比较龐雜。

稍後一點的有「新文藝月刊」「小說月刊」「文藝世界」等。

「新文藝月刊」由周楞伽主編，執筆人有周木齋，文載道，文宗山諸人，內容比前面的幾種文藝刊物都略有進步，可惜是出不到多期就夭折。據說原因是一爲銷路，一是因爲主持人間有意見的緣故。

「小說月刊」，劉龍光俞允詠主編，是藝文印書館出版的刊物。執筆人有周楞伽，丁諦，羅洪，滑爾，錢今昔等，內容相當精彩，該刊曾出過一個創作專號。

「文藝世界」內容比上述二種略爲謹嚴，作品優秀，尤多短雋鋒利的散文雜文。執筆人有胡山源，鄒嘯，(趙景深)楊晉豪，楊蔭深，丁諦，黎錦明等。

出了將近一年停刊。後來出版的「正言文藝月刊」版式和執筆人都頗與此相似，可稱爲是兩個前後身的刊物。

二十九年冬，和三十年春間，純文藝刊物沉寂了一些時，直等到三十年初夏「文林」出版，一時純文藝刊物才又風起雲湧。但論起內容來，仍推「文林」執其牛耳。「文林」不單是比同時一班刊物爲高，除掉「文學集林」外，「文林」也可算是無與頡頏了。執筆人有蘇雪林，成紹宗，于庚虞，許欽文，黎錦明，趙景深，胡山源，丁三，譚正璧，楊蔭深，丁諦，予且，周楞伽，祝啟，羅洪，魏如晦等。

在「文林」出版後，陸續又有許多種文藝刊物出版，如張揚的「文苑」，王其等的「文藝春秋」「文綜」，及文宗山主編的「信號塔」等。執筆人一部分與「文林」相仿，實在很難說出各個不同的特點來。排得樣式漂亮點的是「文綜」，文章精警活潑點的推「信號塔」，「文藝春秋」「文苑」有一部分文藝青年的作品。

五 魯迅風一派刊物

我之取「魯迅風」代表其餘的同類一

派刊物，並不是因爲「魯迅風」的資格最老，實在是因爲這刊物的名字代表最爲具體。

「魯迅風」出版前，已有「文藝新潮」出版。「文藝新潮」的執筆人有一部份是思想較左的。這刊物原由宇文節(錢君匋)主編，後來實際由錫金負責，上面有鍾望陽，林淡秋等的小說；林英強，錫金等的詩，朱維基譯的詩論，水準相當過得去。

在「文藝新潮」後有「魯迅風」的出版。這個雜誌專門刊載散文雜文小品，本係一同人刊物，後來也略收外稿。內容精粹，確是一個優秀的雜誌。編輯人初係文載道，後易爲巴人。出版期也有相當的更變：起先是週刊，後改爲半月刊。改成半月刊後，篇幅也略有增加。經常寫稿者有巴人，周木齋，孔另境，文載道，胡仲持等。

「魯迅風」停辦以後有「文藝叢」，寫作人大部仍是舊日「魯迅風」的原班人馬，內刊有林淡秋的連載小說。另有「新中國文藝叢刊」，曾出「鏗」等數輯，主編人爲唐弢等。

除此以外，由樓適夷，聞歌，錫金，

石靈，林淡秋等人執筆的一類雜文小冊子尚多，大多是不定期刊，避免雜誌形式的「某某」(書名)第一輯第二輯等等，此出彼停，生滅無常。內容大多是帶有色彩的攻訐性文字，此地不再多述。

六 和平運動刊物的萌芽

在大東亞戰爭未發生前，因爲環境特殊，和平運動的刊物在上海未能普遍發展。但是，在二十八九年間已植下後來繁茂的基礎。

最早代表和平運動的刊物是「南風」與「中國文學」。「南風」爲周樂山林徵音主編，是一個風格極爲幽美的雜誌，版式既別緻，內容則跡近唯美抒情一派。有很多技巧圓熟，形式新穎的散文，小說。執筆人有朱維基，錢君匋，楊彥歧，傅彥長，王玉等。

和這刊物相近的有王玉主編的「文筆」。

「中國文學」爲鍾某主編，除刊登創作外，更多研究的著作。這是與「南風」相異的。

上面說的是參加和平運動的人辦的刊物，但因爲是純文藝性質，宗旨并不顯明，真正負起提倡和平運動的刊物則首推「經綸」。

「經綸」主編人係鄭翰等，如一般刊物，出至三十一年停頓。

七 通俗刊物的興起

最早的通俗刊物可說「西風」，但「西風」側重西洋雜誌文，並沒有萬象包羅。二十七八年間出版有「中行」一種，大體可說是折衷「西風」的形式而

加以「中國化」的，內容相當趣味，方面相當繁多，但是並沒有辦得法，不久即告停刊。與「西風」分庭抗禮，獲得廣大的讀者，開近來通俗刊物先河的當推「萬象」。

「萬象」確可以當得起「包羅萬象」四個字。一出版即會投機，首以什麼無線電台播音的唐小姐號召，後來又以嚴華與周璇離婚號召，銷路逐年增加，創辦人着實發了一點財。編輯人初為陳蝶衣，後改柯靈，現在一直生意很好。

除「萬象」外，二十八年至卅年開出版的雜誌尚有下列數種：
「小說月報」，顧冷觀編，以小說為主。雖是通俗文學的雜誌，但內容尚可，宗旨亦頗純正。

「樂觀」，周瘦鵬編。相當於現在的「紫羅蘭」，內容精雋。
「野玫瑰」，是南洋中學幾個學生主辦，水準較低。

「人生」，是一個篇幅極小的刊物，刊短文較多。

八 學術刊物

因為上海六七年來學術研究的空氣淡薄，學術刊物也很少。除上述一般政治性刊物如「中美週刊」等附帶刊登學術論文外，專門的學術刊物竟不多。

學術刊物之最著名者首推「說文」月刊，該刊標明為「經濟、語文、歷史、考古專攻刊物」，由金祖同主編，秀州書社發行。執筆人有衛聚賢，陳志良，蔡鳳圻，金祖同，唐豪等。研究文史的立場，常與以前的正統派異趣，如提倡音源說，字源說，中國古代有圖騰制種種，均有不少新獲得。

除「說文」外，民國廿七年間汪馥泉

編有「學術」，也是與「說文」類似的雜誌，執筆人有呂思勉，楊寬，柳存仁，陳望道，吳調公等。曾出過一個「語文研究專號」，惜三四期後即停刊。後「學術」數年出版者有「學林」，（開明書店出版）鄭振鐸主編。這是一個內容龐大實力充沛的學術雜誌，與「文學集林」同為不定期的姊妹刊。執筆人有吳文祺，鄭振鐸，張耀翔等。包括各學科，多精闢之論，這派治學的方法較新。「說文」裏面一部分舊觀念的文章，在這裏尋不到的。

上述三種刊物之外，另有林懋德辦的「中國與世界」亦係學術刊物，惟性質迥與上述不同。這是一種側重哲學，社會史，世界史的刊物，翻譯文字較多，與純粹有「學者氣」的研究文章又稍異趣。

九 其他刊物

關於職業青年修養的，著名的為「文心」月刊，馮仲會主編。這是一個一般性刊物，政治和文藝都有，但創辦的原意，好像是針對着職業青年階層的，故關於「上學下達」的文字較多，繼續出版數年之久。執筆人為胡懷琛，倪文宙，施肇基，黎錦明，陸伯羽等。

相當於「文心」的有陸伯羽編的「華光月刊」，執筆人有潘仰堯等，借出一期即停。

教育刊物有「正言教育月刊」，楊公懷編，在當時可說是唯一的教育雜誌。關於戲劇方面：崑曲有一個「崑曲月刊」，執筆人有趙景深，譚正璧等。京曲有舊辦的「半月戲劇」等。話劇有于伶編的「戲劇與文學」等。

家庭雜誌比較普遍的推「健康家庭」

，復起的有「理想家庭」。前者由陸伯羽主編，月刊，新亞樂廠出版，是個相當優良的婦女家庭刊物。在這個雜誌上寫稿而浸潤知名女作家相當多。執筆人有胡山源，潘仰堯，予且等。該刊至今仍繼續出版，但已由一月刊改二月刊，并且和新亞樂廠脫離關係；後一種由張冰獨主編，由新新公司方面出版。

十 大東亞戰爭後的雜誌

大東亞戰爭後初開的雜誌以「經濟」為最早。當戰爭發生時，有許多刊物全告停刊，唯有「萬象」「小說月報」均續出未嘗中斷。

為敘述便利計，我們仍根據上面的幾種分類，略說這二年來的雜誌。

第一，學術性和一般刊物。近二年來像過去「中美月刊」「自由評論」專門評述時事的雜誌已經沒有，有的祇是一般性刊物中刊載一些時事文章。這種一般性的刊物，最早推「東方文化」。在近年學術研究空氣完全等於零的時期，有這種樸實淵茂精深的雜誌出版，實可說是幸事。該刊由前宣傳部駐滬辦事處長馮節主幹，出至十二期，改與「中華週報」合併為「中華日報」，執筆名家頗多。此外有「華文每日」及「文友」。前者出版不久即停。「文友」繼「華文每日」至今出版，常刊有名人文章，洋溢著時代感。

繼「東方文化」出版的有「中華日報」及「學術界」。前者由中華日報館出版，刊載的學術論文頗多，後者倪文宙主編，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印行，是學術研究的專門刊物，水準相當高，惜未能如期出版，讀者恐亦不普遍。

至於老雜誌復刊約有「申報月刊」，

比較側重時事。

第二，通俗刊物。繼「萬象」出版的有「大眾」，「紫羅蘭」，「萬歲」，「春秋」，「太平洋週報」，「大上海週報」等。其中「萬歲」「大上海」均已先後停刊。「大眾」融冷舊學新知，於趣味之外能注重知識的灌輸，不可謂非「開卷有益」。「春秋」的編排和文章具有匠心，有新鮮的季節感，也可以說是雜誌的應備方式。「太平洋週報」顯示的社會角度極大，有一些短文，相當鋒利。

第三，清淡派刊物。自「宇宙風」乙刊停刊以來，有「古今」「天地」先後創辦，一直是繼承着過去「論語」「人間世」「逸經」的衣鉢。最近的「天下」則是綜合着「逸經」與「西風」的刊物，內容似未見十分精警。

第四，純文藝刊物。近二年來純文藝刊物極為凋零，除柳雨生的「風雨談」可稱純文藝雜誌外，只有最近出版的「文潮」月刊。「文潮」係幾個文藝青年所辦，馬博良主編，然而內容并不幼稚，無論是文藝青年或名家作品，都有相當可觀，版式亦新鮮美麗。有名家稿件，但亦無偶像主義。執筆人有故李同愈，吳伯蕭，予且，周楞伽等。

第五，青年修養的刊物。這種刊物在目前極為寥寥。只有秦瘦鵬主編的「全」週刊較為人知，裏面文章才乏值得精讀的。如「冷與熱」「談旅行」等等，都是青年良好的補充讀物。

第六，婦女家庭刊物。有太平出版公司的「女聲」及徐百益主編的「家庭」。後者出版未久，創作之外，譯作亦多。

(完)



自來水筆
鋼筆用
高等墨水

• 各大著名文房具店均有出售 •

所 作 製 水 墨 洋 太

防 空 演 習

大上海之「空」
 ，在五百萬市民，
 及在滬日外僑民嚴
 格的防空訓練下，
 刻已完成各項必要
 的措置，不論在何
 種場合下，當敵機
 貿然來襲的時候。
 圖示：防空訓練緊
 張的情形。

！ 襲 空 ！ 襲 空



法 遞 傳 水 汲



躍 活 之 隊 防 消 府 市



法 護 救 速 快



法 禦 防 力 協

勇 猛 進 擊

渴望着自由獨立的印度國民軍，在盟邦日本各方面熱烈支援下，刻正待命前線，與日軍並肩作解放祖國——印度的偉大的爭鬥。英勇的鮑斯主席，他身先士卒，在烽烟漫天的火線上，指麾着國民軍向新德里進軍。這奮鬥是堅苦的，卓絕的，不久的將來，瞧吧！光輝的勝利的大纛，將高舉在新德里的城堡上！



日印軍休息之時相互敦睦

印國民軍
之 偽 裝



日印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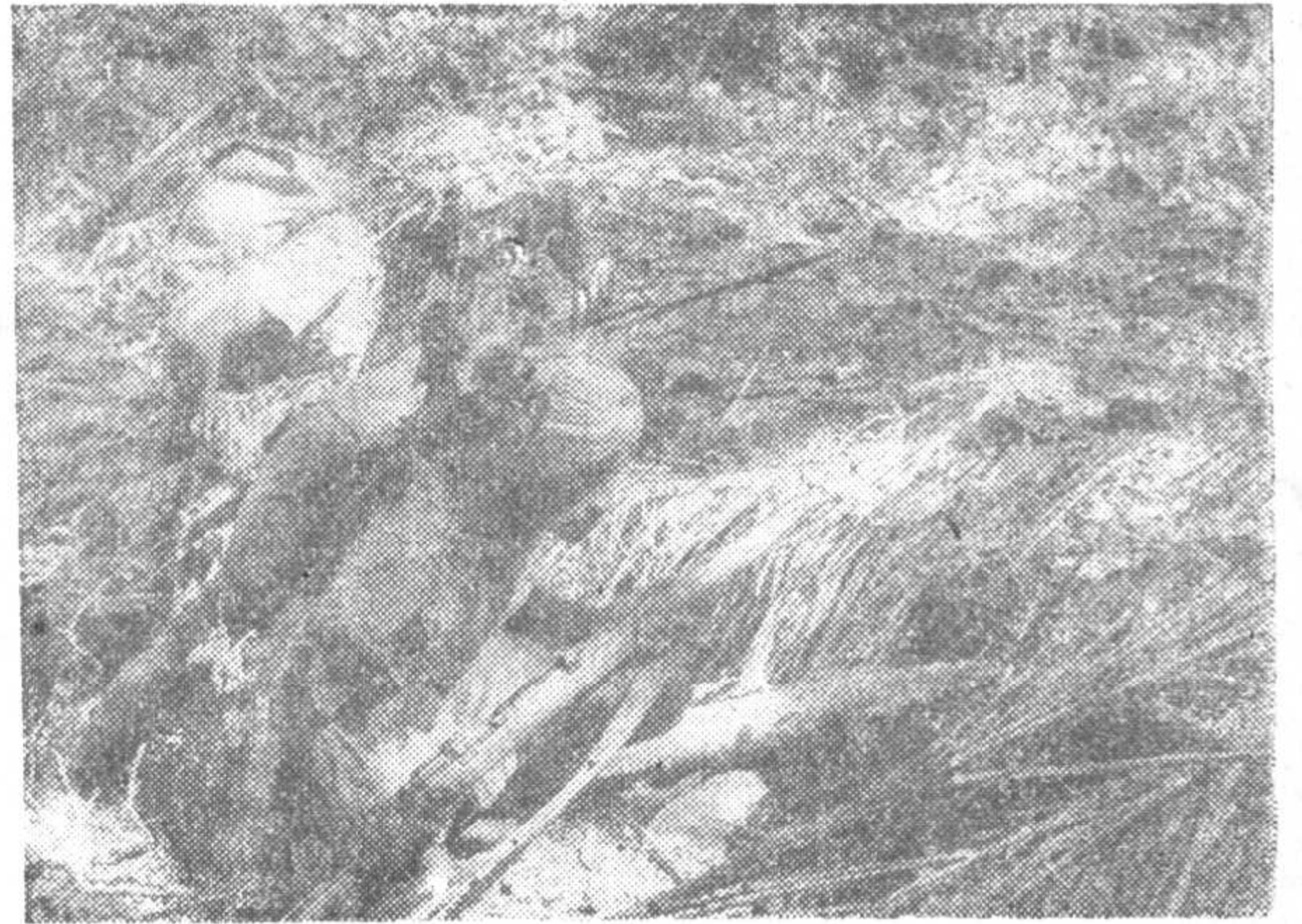
無敵坦克



突破敵陣地後日印軍狂歡之情形



印砲兵觀測射程儀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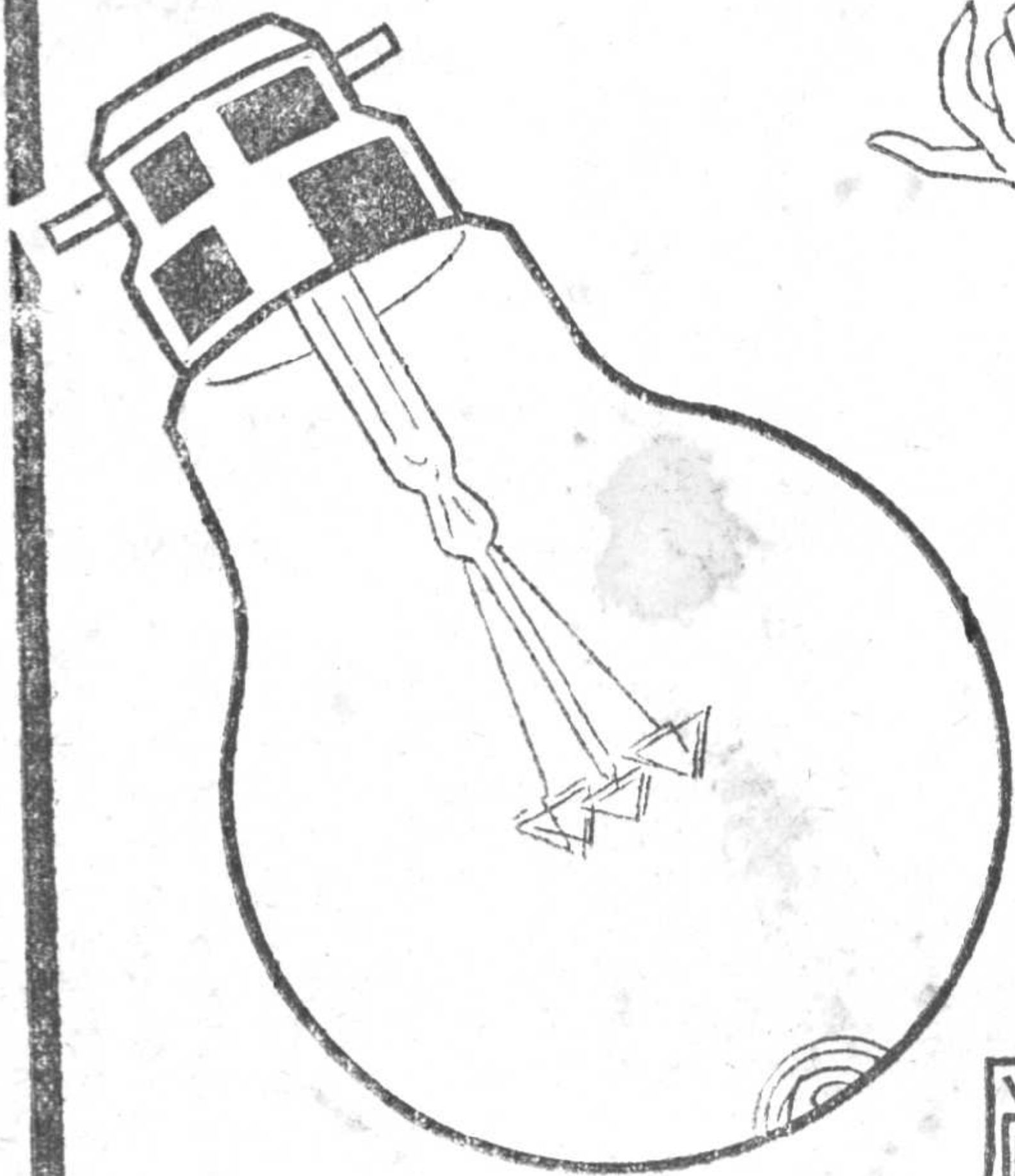
沉着應戰

不夜牌燈泡

請購買

發光亮

用電省



上海

細田公司燈泡製造廠



伊索——寓言文學的鼻祖

方濟

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裏，擯棄一切的詩人，連荷馬也不容許進入他的理想國，「在組織完善的國度裏，」他說：「詩人不能存在」；然而作為寓言文學鼻祖的伊索，却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裏佔着光榮的位置，因為在柏拉圖的心目中，寓言包含真理和教訓，是值得存在的東西。

寓言是人類的經驗之談，智慧的表现，和最動人的說理。和電影中之卡通影片一樣，文學上的寓言，將獸類和一切無生命的物類賦以人性，以優美的故事為經緯，織成一幅含有真理和教訓的圖畫。在寓言文學中，真理和教訓被簡單化和具體化，成了最易接受和最強有力的說理，於是數千年來，一直為說教，諷諫和啟蒙最佳的工具。年輕的一代，誰不愛聽故事？成人當中，有誰沒有繞在祖母或母親膝下聽講寓言的回憶？然而作為寓言文學鼻祖的伊索的生平，却不為人所熟知。真正的歷史家，應該擯棄一切關於帝王的無聊記載，而將這位哲人的生平，永遠印入人們記憶之中。伊索的生平，就是一部寓言集。他是希臘法拉奇（Phrygie）地方的人，約

生於紀元前五五二年至五四九年之間。上帝也許和他開玩笑，給他一顆聰明的心，却給他一個醜怪的外貌，面孔一半像人，一半像鬼，駝背而啞吧，因此，如果他生來不是奴隸，不久也就變成了奴隸。

他的第一個主人差使伊索到田裏做活，和他一同做活的兩個奴僕偷吃了主人心愛的無花果，却誣賴說是伊索偷吃的，以為伊索愚笨，決不能為自己辯護。伊索跪在主人跟前，用盡手勢要求主人慢一點施行刑罰，他唯一的希望是喝一點溫開水。主人應允了。伊索喝了溫開水，將手伸進喉嚨裏挖，他嘔吐了，嘔吐出來的是剛喝進去的溫開水，沒有別的。伊索作着手勢，要兩個偷東西吃的奴僕也照他的樣子做。大家都驚異了，想不到愚笨的伊索也會想出這麼聰明的為自己辯護的辦法。兩個奴僕被迫着喝了溫開水，喉嚨輕微一挖，便吐出尚未消化的無花果來。伊索的無罪證明了，兩個奴僕受着加倍的刑罰。

第二天，伊索在田裏工作，一羣迷路的旅客來問路，沒有一個奴僕肯做他們的嚮導，只有伊索冒着酷暑，帶他們走了許多路，直到他們自己認識的地方才和他們分開。這羣旅客張手向天，多謝伊索，並且訴求上天不要讓做這件好事的人得不到酬報。伊索和他們分手之後，感覺得很疲倦，便在陰涼的樹下睡起覺來。他作夢，夢見命運之神站在他的面前，教他張口說話，教他創作寓言，教他種種的機智，伊索一覺醒來，發覺自己已不再是啞吧，他能夠說：「一把鐮刀」，「一條牛」，「人」，「狗」，他和常人一樣，能夠說話了。於是其餘的奴僕跑去告訴主人，並且加上謔言，說：「啞吧能言，是不詳的徵兆，恐怕家宅會有災禍。主人聽信了，命令將伊索和別一個奴僕一同出賣。」

買奴隸的人來了，看見了伊索，嚇得要逃走，他說：「你們戲弄我嗎？這拿個半人半鬼的東西叫我買，這個奴隸簡直不能稱為人，他不過是一個裝滿了糠的麻袋罷了。」於是伊索走到要買奴隸的人的前面，對他說：「不要怕，買了我，我不會對你沒有用的。如果你家裏有頑皮或者時常哭泣的孩子，我的醜臉會使他們不敢哭，你拿我去嚇他們，就像拿妖怪或者野獸去嚇他們好了。」伊索的話得到了要買奴隸的人的歡心，於是他用極低的代價買了伊索。伊索跟着他的新主人回鄉，主人的行李由許多奴僕背負着，奴僕們因為伊索是新來的，大家和他客氣，讓他自己揀一件較輕的行李担負，伊索便揀了一件裝載食糧的，最大包的包裹來背負。大家都笑伊索愚笨。然而到了晚飯的時候，伊索所背負的食糧給大家吃去了一半，伊索的負擔便輕了一半；第二天早上，糧食吃完了，伊索便沒有了負擔。而別的奴僕，背負的東西一點沒有少，還是一樣的重。於是起先譏笑伊索的，現在都反過來佩服他聰明。

伊索的新主人，是一個哲學家，他的妻子皮氣很壞，喜歡吹毛求疵。哲學家為了戲弄他的妻子，使人告訴她，說他買了一個又年青，又漂亮的奴隸。屋子裏幾位小姐聽了，都爭着要這新奴隸做自己的近身傭僕。然而等到她們看見了伊索，大家都嚇得逃走。哲學家的妻子大聲哭吵，說哲學家不愛她了，想驅逐她，所以買了這模樣的一個奴僕給她。後來還是伊索費了許多口舌，才使她平了氣。

有一天，哲學家帶了伊索到菜園裏買蔬菜，菜買好了，菜園主人提出一個問題問哲學家，他說：「為什麼我用盡心力種植的蔬菜生長得很慢，而從田地裏自己生長出來，沒有人灌溉管理的野菜野草，却生長得又快，又肥大？」哲學家回答不出，伊索在旁邊便說：「這個問題太淺易了，我的主人不屑回答，讓我來告訴你罷。」伊索便將田地比喻作後母，菜園主人種植的蔬菜比喻作前妻的兒子，田地裏自己生長的野菜野草比喻作後母自己親生的兒子，後母愛自己

的兒子，不愛前妻的兒子，將滋補的食物都給了自己的兒子，因此，後母的兒子肥壯，前妻的兒子瘦弱；田地的情形，正是一樣：對於自動生長的菜草，田地是親母，對於種植下去的菜蔬，田地是繼母，因此，前者長得快，後者長得慢。伊索的答覆，很使菜園主人滿意，因此，他送給伊索許多果子。

哲學家很妬嫉伊索的聰明，常常想法子難伊索，然而都被伊索用機智解決了。

有一天，哲學家要請幾個朋友在家裏吃飯，便叫了伊索來，給了伊索一點錢，叫伊索到市場上去買一種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來做菜。伊索收了錢，到市場上買了許多牛舌頭。第二天宴客的時候，第一道菜是牛舌頭，第二道菜是牛舌頭，第三道菜也是牛舌頭，……起先賓客都覺得新奇都覺得味道好，到了後來吃得膩了，便覺得討厭。哲學家便叫了伊索來，「我不是叫你買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嗎？」哲學家責備伊索。「世界上還有比牛頭更好的東西嗎？」伊索回答說：「牠是人類互相了解的工具，科學之鑰，和真理的傳達機關。靠了牠，我們可以教訓別人，說服別人，懇求別人，而且我們可以用牠來歌頌天主。」哲學家便說：「好，那麼，明天還要請客，你去給我買世界上最壞的東西來。」

們可以教壞別人，可以說服別人的壞事，也可以懇求別人做壞事；而且也可以用牠來詛咒天主」。哲學家的朋友們聽了，都贊美伊索的機智，並慶賀哲學家有這麼出色的一個奴隸。哲學家仍然想難倒伊索，便叫伊索去找一個無憂無慮的人來。

伊索走到田間，看見一個農夫，很悠閒的在拍蒼蠅，便將他帶來見哲學家，說：「你要找的人便在這裏」。

哲學家叫他的妻子燒了水，倒在盆裏，親手替那農夫洗腳，農夫心裏想：「這也許是外鄉人的風俗」，便坐着不動，也不容氣。哲學家請他上坐，他毫不拘束的坐了，吃飯的時候，哲學家一味咒罵廚夫，說燒的菜不好，味道好的菜，哲學家說太鹹了；太鹹的菜，哲學家却說味道很好。農夫一聲不響，自顧自的放量大吃。最後吃甜點心了，那甜點心是哲學家的妻子親手做的，味道很美，哲學家却大發脾氣，說這是他生平所吃過的最壞的點心，他要把做這點心的人拿出來燒死，他馬上吩咐奴僕拿柴草來，農夫開口說：「慢着，等我也去將我的妻子帶來，使一束柴草燒死兩個。」哲學家聽了，嘆口氣說：「這真是世界最無憂無慮的人，」伊索又勝利了。有一天伊索在路上走，碰見當地的長官，長官問伊索到那兒去？伊索回說不知道，長官大怒，認為伊索犯了大不敬的罪，命令差役將伊索捉到監獄裏去，伊索便說：「我回答得並沒有錯呀，我怎麼知道我要到監獄裏去呢？」長官聽了覺得很有理由，便將伊索釋放了，從

此伊索的名聲，便傳到外邊去了。

哲學家自己也認為他之有伊索這個奴隸，對於他是很有光榮的，因此不肯解放伊索為自由人。有一次，哲學家和他的朋友們在喝酒，已經喝了不少，還要繼續喝下去，伊索便說：「喝酒有三種程度：第一雅，第二醉，第三狂」。然而沒有人聽伊索的話，大家繼續將黃湯灌進肚裏去，已經喝到「狂」的程度。哲學家便誇口說：「我可以把整個大海喝進肚裏去。」大家譏笑他，哲學家便將自己的房子作賭，又脫下手戴着的訂婚戒指作賭，說如果他明天不能夠將整個大海喝下去，他願輸掉他的房子和戒子。

第二天，哲學家醒了，看見手上的戒指不見了，很覺得詫異，伊索便告訴他，說他連房子也輸掉了。哲學家又悔恨，又懊惱，只得求計於伊索，伊索附在他耳邊，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的教了他一段話，之後，兩人便出發到海邊去了。

全城的人都跑到海邊來看哲學家出醜，因為大家都知道他一定要輸，哲學家的弟子們都替他們的先生擔心。時候到了，哲學家不慌不忙的對和他比賽的人說：「先生們，一點不錯，我會經答應你們說我能夠將整個大海喝下去，不過我並沒有答應你們將海裏的河流也喝下去，現在，請你們先將海裏的河流都拿開，我便把海喝下去。」在場的人聽了，都佩服哲學家的機智，大家喝采，將哲學家抬回家去，哲學家不止贏回他的戒指和房屋，同時也贏得大家的敬佩。

伊索因為這件事有了功勞，便趁機請求哲學家解放他。哲學家拒絕了，說解放他的時候還沒有到。伊索便說：「終有一天，你不得不解放我」。

伊索的話不久便應驗了，有一隻大鷹將鎖裏的金印（相當於現在的國璽）啣了去，拋落在一個奴隸身上。鎖上的大人都驚動起來，不知道這究竟是一種什麼徵兆？長官便召了哲學家去，要他解釋這一件事的含意。哲學家解答不出，便來請教伊索。伊索說：「這件事的含義，我不能夠私自告訴你，你最好讓我去着大家的面說出，因為如果我說得對，功勞仍舊歸於主人；如果我說得不對，錯誤歸於我，主人可以不負責任。」哲學家聽信了，將伊索帶到鎖上民衆大會裏，大家看見了伊索的外表，都大笑起來。伊索便說：「你們不要單看酒瓶，要看酒瓶裏的是什麼酒，好看的酒瓶，裝的不一定是好酒；難看的酒瓶，也許裏面裝的是好酒。」大家聽了伊索的話，都不笑了，只催促伊索說出大鷹啣去金印那件事的意義來。伊索說：「我不能說，因為我是一個奴隸，如果奴隸說得不好，他要受笞打，如果他說得比主人更好，他也要受笞打，所以我不說。」大家聽了，都要哲學家解放伊索，哲學家堅持不肯，後來鎖上的長官恐嚇他說：「如果你不肯解放伊索，我要用職權來解放他。」哲學家只好當着衆人的面解放了伊索。

伊索自由了，便說：「這件事的意義，是預兆有一個強盛的國家要來侵犯我們的領土，要征服我們。」

事實上，鄰鎮是一個強盛的小國，名為薩米因國，國王野心勃勃，很有侵略伊索本鄉的野心。現在經伊索點出，大家都覺得需要增強武備，保護領土。

薩米因的國王聽到了這件事，便派一個使臣來，指名要交出伊索，否則兩國便以兵戎相見。鎮裏的長官以為交出伊索，便可獲得和平，是一樁上算的事，便想答應那使臣，伊索便說：「我告訴你們一個寓言，從前有一次，狼和羊議和了，大家簽了互不侵犯條約，為了慶祝和平，他們將看守羊羣的狗殺了，煮了來吃。誰知歡不多時，狼便違背了諾言，又來殺擊羊羣，羊羣因為防守的狗死了，沒有自衛的力量，都做了狼羣的犧牲。我便是你們的狗，交出了我，薩米因國便來攻擊你們了。自由的道路起先是崎嶇的，後來是平坦的；奴隸的道路起先是安樂的，後來是痛苦的，你們要走那一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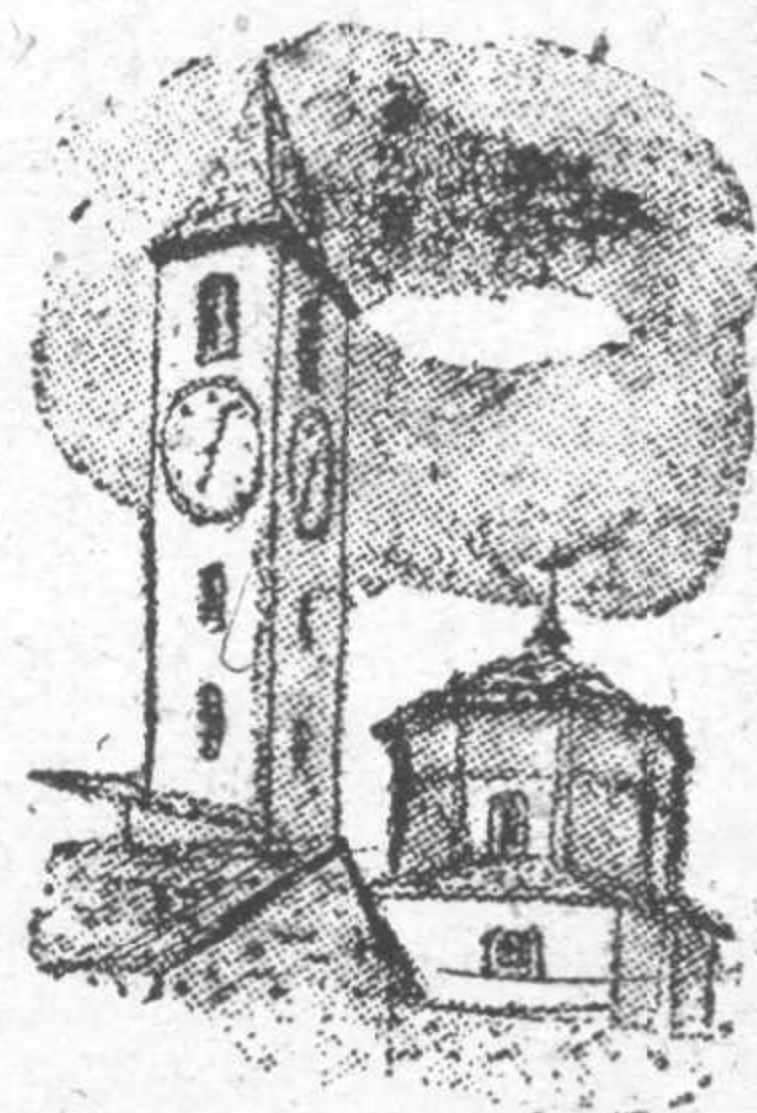
大家都佩服伊索的意見，一致將薩米因國的使臣驅逐出境，準備予打擊者以打擊。薩米因國的使臣回到國裏，將一切的情形告訴了國王。國王知道法拉奇（伊索的本鄉）有準備，便放棄了侵略的野心。

；蟬對他說：「主人，我有什麼得罪了你？我不嗜你的麥，我沒有損害過你，我只有我的聲音，我的聲音是無害於人的。」陛下，我便是那隻蟬，我只有會說話的一張嘴，可是我並沒有用我的聲音來得罪你。」國王聽了，很覺歡喜，寬恕了伊索，還請伊索住在他的宮裏。這時候伊索生活安定了，便開始創作他傳流萬世的寓言。每寫成一首寓言，伊索便將牠獻給一個國王，收到他的寓言的國王都認為很光榮，常常賞賜給伊索許多寶物。這時，伊索結了婚。伊索喜歡旅行的性格還沒有改，他喜歡到處跑跑，到每一個國家裏去觀察，去和那些所謂哲學家的人談話。伊索在巴比倫住了許久，巴比倫的國王待他很好。後來伊索到了埃及。

國王聽了，無話可說，便召集了一班聰明人來想法子難倒伊索，聰明人們說出一個謎語：「有一間廟，用一根柱子支持着，周圍有十二座城環繞牠，每座城有三十道門，每一道門有兩個女人在進出着，一個女人穿黑，一個女人穿白，這是什麼東西？」伊索說：「這個謎語我家鄉裏每個小孩子都會回答：廟是宇宙，柱子是年，城是月份，門是日子，穿黑的女人是夜，穿白的女人是晝。」這班聰明人便說：「我們說的東西，你都知道了；你能夠舉出一件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來嗎？」伊索便取了紙、筆、和封套，在紙上寫了點東西，並且偷偷將埃及國王的印章蓋上，將紙放進封套，將封套封好，拿來問那班聰明人說：「裏面寫的東西，你們都知道嗎？」那班聰明人說：「不管寫的是什麼，我們都知道。」伊索便叫國王將封套拆開來看，原來裏面是一張借據，說埃及國王欠伊索一萬萬兩金，國王喊道：「豈有此理，這是假的，你們知道這一回事嗎？」聰明人們只好回答：「陛下，這件事，我們並不知道。」伊索便說：「那麼，我贏了。」

伊索從埃及國王那裏得到了許多賞賜，又離開埃及，到別處旅行。伊索，到了台爾夫城（Delphes），那裏，人們不像別處地方的人一樣歡迎他，伊索很氣憤，便說了一個寓言譏諷他們：伊索將台爾夫城比作一根在海裏漂流的木頭，遠看人家以為是隻船，近點還以為是一隻皮箱，再近點看，原來是一根木頭。未到過台爾夫城的以為牠如何偉大，近看看，牠一點也不是什麼。這個寓言很傷了台爾夫人的自尊心，他們恨透了伊索，要謀害伊索。他們將祭神的器具放在伊索的行李裏，派人搜尋出來，誣賴伊索偷竊，捉住了伊索，也不審判，便將鐵塊繫在伊索身上，要將伊索沉到海底。伊索說：「從前有一次，一隻青蛙和一隻鼠有仇，青蛙誘騙老鼠，說要帶他到海底去遊玩，叫老鼠用繩繫住自己和青蛙的腳，青蛙便可帶老鼠到水裏去遊玩。一下了水，青蛙想淹死老鼠，便一直往深水裏竄，老鼠正在掙扎着一隻鷹飛過，看見了老鼠，便飛下來啄住老鼠往上飛，青蛙因為腳上有繩和老鼠繫住，也不能脫身，結果兩者都做了老鷹的食品。可鄙的台爾夫夫人呀，你們想害死我，你們不知道有比你更強的人要來替我報仇，你們將來也要被人害死的。」

不管伊索怎樣說，台爾夫人塞住了耳朵，一點也不聽伊索的話，於是偉大的伊索，便在台爾夫結束了他的生命。伊索死後不久，台爾夫發生了瘟疫，死了許多人；過了幾個月，希臘人便侵略台爾夫，滅了台爾夫，為伊索報了仇。然而真正為伊索報仇的，是他的不朽的寓言，人們能夠傷害伊索的肉體，然而却不能禁止伊索寓言一代一代的在世界各地流傳下去。



夢

(上)

擊宇

我對過去的遭遇，一幕一幕地在眼前像電影一般被圍繞着。

然而莫南強女士呢？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去呢？她果已達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嗎？七八年來既然已給了我沉寂，她底今日之際遇當然也可想而知的。有時我很懊悔，我也埋怨自己不該和她採取決裂的態度，可是時間是頂不易追及的，只要你錯過了一剎那便成爲全盤的錯局了。所以這個苦悶已經成爲我一生無法解決的問題，甚至爲了這個緣故更使我走錯了一步，在神經模糊之中做出許多非我本意的笨事。我現在唯一能安慰自己的，便是把這段史實寫出來做我此時的懺悔，或者處在天之另一角的她也能藉此聽到我的悲痛吧！

(一) 楔子

七八年的光陰像流水一般的逝去，我顯然已被置於另一個世界裏面。每次當我走進一處書鋪子去的時候，總是有機會使我碰到一位人家都稱他做交際博士的朋友。有一天，他帶着笑臉問我：「莫南強女士最近有消息嗎？」我沒有給他什麼回答，只是露出一副悵悵的情緒使他的話凝住了。

真的，莫南強這三個字給我的印象太深了，它也許可以構成我生命的一部份，然而這生命的一部份今已成了空隙，我即使想設法填補也不能使這一小小的生命輝耀出靈感來。因此，每次當我遇見這位交際博士的時候，就有十種的苦悶在肚內打滾。尤其自從亞洲這半壁的天，突然引起了劇變之後，一般滯留在香港的人們大都仍回到了上海，更使

(二) 計劃

西安事變曾激起了中國大地民族的狂風，我那時也正像失了一頭野馬，計劃着愛情和事業如何的聯繫起來。在歷史上，這類的事實本來就很少，命運之神却使我在生活的探險意味裏發掘了這樣的寶藏。我記得那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的早晨，當我回到了靠近揚子江邊家鄉的第十天，忽然接到她自南京發出的一封信：

「一偉兄：在上海雖然匆匆祇有一個星期，你給我種種的助力却是我來到江南後首次獲取興奮的源泉。在我的事業慾裏，我得充分地承認已生出了愛苗，而且我的生理狀態也一天一天地起着變化！你是知道的，我這次到南京來，是代表着邊陲的民衆，不，是代表着中國

境內的納蘇民族來請命的。我現在簡直想不出什麼方法來使我倆的愛情和事業一致化起來，尤其這個時候西安已經出了亂子，將來時局的演變更是未可逆料，你看我們應當怎樣才好呢？你回到家鄉去，究竟是爲的什麼？能早一點來京嗎？……」

我看了呆住半天，心中在打算如何使她的局面能以開展。本來在幼年的時候，我就抱着一個立功異域的志願，所以當我首次和南強在南京見面的時候，便馬上成了我一見傾心之目標。我自己坦白地承認是愛她的才能而不是容貌，雖然她也不是一個難看的女子。我上次陪她到上海去，唯一的任務去和一位軍人領袖的太太去商量開發邊務的。當那位太太見了她以後，會請她吃過一次午飯，並且說她很有些和那位軍人領袖面貌相像，但對於政治援助的話除了恭維她不愧爲一個巾幗英雄之外，並沒有下文。顯然上次在上海的一週，我們在愛情上是一個成功，可是在事業上却還是一個失敗。

想到了這些，我的神經便奮激起來，我決心拋棄了此間被派來從事某項特務之使命，立刻和父親告別坐着汽車到上海來了。

次晨五六時回來的時候我也正好起身。在奚那裏，我還碰到了周小英——一位把周瑜自比的朋友。

他們一向對我的行徑目爲有些神祕的，但他們也知道我必然有什麼偉大的工作要做，就一起到南京路一處酒館裏去先替我接風。

「一偉，好久不見，你忽然這樣地突兀起來，真是有點那個！」奚在吃飯時首先向我發問：

「不，我回答：『我正在想我們事業的發足』。

聽到了事業，周馬上便聚精會神起來：『什麼事業呢？』

『我要到西南國境去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我興奮地說：『因爲那裏一個土邦的女領袖，今已成了我的愛人』！

「究竟怎麼一會事呢？」奚馬上就插入一句：

「你們在報紙上看到莫南強女士的消息嗎？」我反問：

「沒有」，周奚二人同時說：

「這因爲你們沒有到南京去過的緣故」，我繼續說下去：『她是代表納蘇民族到南京來請願的』。

「那末」，周想了一想：『我們不妨在她回去時組織一個調查團同她一塊去，那裏是一個又有開闢的處女地，聽說還有淘不盡的金沙哩！』

「你怎樣和她認識的？」奚不等周說完就問我和她的戀愛經過。

「是命運之神，或者更好一些應該說是夢使我們終於在萬里外碰到了」，我

說：「原來有一次我到南京去流浪的時候，住在我的表兄家裏，他是在那裏一所著名的教會女子大學當教授的。他曾經誇獎過這位莫女士的，因為他親自聽過那個校內請她來對學生的演講，覺得中國的女子如果真能每個人像她那麼威武，何怕還有什麼外患呢？因此我在表兄那樣的口吻中，就慕名而去拜訪她。」

「她美麗嗎？」周突然興奮起來：「起初，當我到她家裏去拜訪的時候，我接下去說：『我倒並不覺得如何，不過她那種英氣勃勃的樣子倒着實使我欽佩得五體投地。』」

「總之，我們已經是朋友而且是同志了，我不等他們說就繼續看：『她還會於十多天以前和我來過上海。』」

「來過上海嗎？」奚問：「是的，就住在這個公寓裏，我笑了。」

「你們預備以後怎麼辦？」周問：「這就是我今天想和你們討論的，我說：『剛才小英兄說的調查團倒是一個辦法。』」

這樣的談話使我和奚周二個人決定了進行的計劃，尤其周特別起勁，要求我今天馬上坐夜車到南京去和莫女士商量，他接到長途電話後便可跟踪來京。我於是在飯後問奚借了二十塊錢，暫時和他們分別。

(二) 愛情和事業

到南京是一個雪後的早晨，我馬上到鳳凰旅館去訪問南強的女友許太太，請

她打電話到青石街去約南強出來。不到十多分鐘，南強就來了，因為她的生性是很急的。她這一次看見了我，倒有些怕難為情起來，然而我呢，却更是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在小別旬餘之後，她顯得特別的美麗起來。當我和她沒有到上海去之前，她還是皮色很黑而一見就知道是一個南國的女子，可是現在即十分地白嫩起來，簡直不知是一個什麼理由。

在她略露怕羞的面容裏，我深深地記憶出一個多月以前，我和她在某將軍公館中的一幕。原來某將軍乃是我在上海做新聞記者時的一個熟友，他在南京有一所廣大而瑰麗的住宅，當他聽到我有一位女友之後便約我們去吃一次中飯。那一天中飯之後，我已經有了三分酒意，就偷偷地乘某將軍不在室內的時候首次和她接吻，她那時的羞態彷彿和此時的一般，永遠不會自我的心消失吧！

然而她不是一位扭捏的女性，她見了我就問我別後的景況，並且邀許太太和我一同到新街口去吃午飯。從這一天起，我倆的感情便更進了一步。

午後許太太回旅館去了，我和南強便僱了一輛汽車直開至下關。我們先在惠龍酒店休息了一回。講到惠龍酒店乃是我們時常在一起吃晚飯和討論開發西南國境的所在，這乃是已經深深地映入於我的腦海中去的一個地方，可惜在戰後現在已不復能使我看見這個建築物了，正和不能看見她底面容一般！我當時就把周的計劃和她說，她很

贊成。於是我叫她先和她底部下商量一下，尤其一向幫她忙的一位于傑先生，必須要先和我們見面一下，當然我和她的戀愛是絕對不能公開的。

那一天，我和她在下關玩得講得都十分痛快，我倆會渡過江去，在津浦路車站兜了不少圈子，然後再回惠龍酒店吃晚飯。晚飯後我和她還乘着月色在中山路熱河路一帶一直步行到江邊，往返談着不少關於事業上的話。

「我倆正是一個奇緣吧」，我笑着問她：「這完全是一個奇蹟」，她說：「我和你戀愛的開始，乃完全受了一個夢所支配。」

「一個夢嗎？」我驚奇地問：「我也有一個夢哩！」

「先講我的」，她說：「當我還沒有來中原以前，我在一年之前，曾夢見我有一天好像立在一個濱海的荒野裏，突然海的對面現出一個島來，在那裏也立着一個男子，手指着我笑了：『就有些像你，不一回我立着的大地便動起來，和那個小島啣接着，因此我倆便携着手歡唱跳舞起來！』」

「這真是怪事」，我湊上去說：「當二年前我到日本去視察的時候，有一次正從寶塚觀光回到了大阪，在堂ビル飯店中我也有一夢！」

「怎樣呢？」她急着問：「好像我已從日本坐了船回家」，我說：「但是忽然我發覺立在我旁邊的有一位女人，我那時只以為是我的妻子，不料醒過來的時候，覺得她完全不像我的妻子！」

「不像你的妻子，那末像誰呢？」她問着笑了。

「那時」，我再打開話匣：「我並不知道像誰，現在我知道確然很像你。」

「有這事麼？」她深刻地奇怪起來：「可不是麼？」我再說：「因為到第二天的早上，我突然接到家裏的電報說：我的妻子已經去世了！」

「你的妻子已經去世了，我已聽你說過」，她補上一句：「但那個女人真像我嗎？」說罷，她不禁俛到我的懷裏來。

「那末」，她低低地說：「你將來不會拋棄我嗎？」

「事業和愛情那一件比較結實？」我問：「當然是事業」，她回答。

「那末」，我說：「只要我們事業和愛情合成一體，我可以担保說決沒有決裂的一天！」

她的面龐紅得十分可愛，在月光之下顯然是特別的嬌媚。可是遠處的鐘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她舉起手來一看，已經快十二點鐘了，於是坐着汽車進城去，約定明天晚上在城南六華春酒館，會介紹部下和我以及我的友人們見面，會商共同進行方案。

在這一天的談話裏，我有一個特別刺激的消息聽得，原來她上次在信中所謂生理狀態起着變化，這便是指她已具備了做母親的資格！

「做母親」，這一個問題着實使我想

果她是一個平常的女子，我們就馬上可以結婚，可是我說過愛情如沒有事業相聯繫，它的脆弱性是不難想像的。然而這個做母親的資格，豈非首先將破壞我們事業的發展嗎？如果事業繼續下去，這個資格也恐有被取消的一天吧！但無論如何，我希望周能照他剛才我打電話給也寺所說，準備了一些款項定明晨早車來京。

(四) 迷陣

第二天下午，我就到車站去接周小英，他果然很高興也拿了一根手杖從車廂中走出來。我和他先走到附近的東龍酒店，原來我昨天就住在那裏。周和我走進酒店，立在酒店之前互相舉起香檳祝頌了一番，然後到寢室裏去閒談，直到晚間才一同坐了汽車進城到六華春吃飯。

六華春的一夕談，結果是十分圓滿。我們一共是五個人：莫南強和我之外，是周小英，于傑以及另外一位友人李抱千。抱千以前也是浪遊於海上，最近却回到了他底老家——南京。他底參加於我們的夜談，可說是一個意外的不速之客。因為他那那天剛在夫子廟玩耍，走過六華春忽然看見水牌上有周小英請客的字樣，因此便大踏步走了進來。

六華春夜談之後，組織調查團之計劃便已走上了實踐的階段。成爲最大問題的經濟，我們預備到上海去請那位大名鼎鼎的聞人去幫一些忙。因此，我們決定周先行回滬，我隨即偕同莫于二人跟蹤離京。李本是一個不速之客，他看了我們這樣的豪華，也只有嚇得目瞪口呆，一語不發地默坐而已！

隔了數天，我們已到了上海，這是我兩週第二次來的滬了。這次的來滬，和首次完全不同。一個多月以前，我和她來滬是沒有人知道的生活，而極盡了人間以過着瘋狂也似的生活，而極盡了人間

的樂事。

雖然話是這樣說，但是我們當次的來滬，我記得也不是沒有困難的。我們只是像自己處身於傳奇之中，被完成了一個甜蜜的夢境。

我現在還可以明白也想起，那是一個清早，我把汽車一直開到了附近外交部的附近將軍之公館。原來在前一天晚上，我就約了兩強備備，到了將軍那裏就請也那姨太太來看她。可是正當我的汽車在大門前門的等候，早見一輛汽車停在外面，不是她是誰？據說，爲了我們要一同到上海去，她會騙了部下說是和某將軍夫人一同去的，但是她底部下要送她到車站，所以她一夜沒有合眼，清早才坐了車子出來了。因此我們爲避免不必要的麻煩起見，立刻到裏面去辭過了將軍，坐車到和平門車站。因爲她底部下即使要來送行，也不會到那個車站來的。我們首次踏上了甜蜜的旅途，所以在火車上的時間是特別感到快樂，好像只是一頓飯工夫就到了上海了。走進了一處大飯店，她馬上想先了浴，休息一回，我就讓她一個人留在浴室裏，我呢即走到新公司去替她買衣服，從內衣一直買到外衣，因爲她臨走匆忙竟忘了帶換的衣服來了。買過了衣服，再去替她買了些筆墨和信紙，以便她寫信給那軍人領袖的夫人。我回到大飯店，她業已披了浴衣在喝牛奶，我們就一同略進點心，然後我去洗澡，她在外面換過衣服，把信寫過了叫茶役送去。晚上，我們兩個人一同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廣東菜館去吃飯，我首次遇到一位飲酒的女知己。尤其那一天，是我們初次走人於戀愛之國的一天，所以特別痛快。在吃飯的時候，我遇見了一位素所友善的著名文學家富老先生，我想招呼他過來談談，不料他竟強強地不肯過來，不但是他見了我忽然在座位上多添了一位女性，面龐上也泛出一絲粉紅的顏色。

色。

這樣，一天又一天地過了七天。除了她有一天去看了那位軍人領袖的夫人外，其它差不多都是和我形影不離的。因爲她喜歡坐二層的公共汽車，我們會搬到新亞酒店去住了幾天。當我們坐在那公共汽車的樓座上時，我們能舉目瞭望上海的街頭景色，那真是一件極快活的事。其它舉凡上海所有的娛樂場所，如影戲院，跳舞場，咖啡座和京戲場所，在這七天之中都有我們的足跡。我們差不多已忘掉了世界的一切，甚至她關於所負使命的一節，也不得不暫時成了愛情的犧牲了。只是有一次，我帶她去見了一宜中國政黨的領袖，我們會談上了半天的政治。那領袖雖然一向不主張女子干與政治，當他也却把所寫的一部近作送了她，而且他的太太更是見了她喜歡得什麼似的。

到了第七天，我身邊的錢已完全化得一二淨，但是我們的輿論還是沒有稍減，因此不得不坐了一輛汽車暫在一位友人處借了些錢，再尋了一日之歡。第二天了，她勾起了滿腹的心事。一早起來就在我的一本日記簿上寫下了：「落花流水春去也」七個大字，她寫好以後忽然哭了起來。這是我初次看到她的悲傷。

「爲什麼悲從中來呢？」我問：

「像你已經所知道的，她揩着眼說：『我這次辭別了慈母，越過了萬里關山而來到中國的首都，雖然我是爲了我們的民族前途，可是受了愛情的刺激也有關係。』」

「你不是已經對於貴陽那位軍人放棄了愛了嗎？」我問她：

「不要提了，她說：『我爲他拒絕了我們上邦的風俗，違反了母命，他却完全是一個色中餓鬼，當我去貴陽的時候，他正患着風流病，你不想不要氣憤嗎？』」

「中國有這些軍人」，她繼續說下去

：「毋怪國家要衰弱到這般田地。可是他現在還是派了一名部下在跟着我哩！」

「是誰呀？」我問：

「就是那位于傑先生，她說：『假也現在川道了我和你發生了戀愛，那我不可能再回到西南去了！』」

「不要怕，我說：『西南那種殘存的軍閥，遲早有一天要被結束的，我可以幫助你回去。』」

「怕當然不怕」，她說：『就是這樣，我也可以利用雲南的人去壓制貴州的！』

「但是」，她有些悲傷起來，再掉下了幾顆眼淚：『我怕我們的結合之前途，會因之而……』她又嗚咽起來！

忽然她沉寂下來，立刻整理着行裝，說：『不要等待吧，我們該是走路的時候了。』

在這樣悲苦情緒中，我和她似兩目漆黑也，在昏昏沉沉中任汽車把我們送進了北站。

我們又在火車裏了，可是情緒已完全不同，我們在車中所接觸到的一切，只是憂鬱的氣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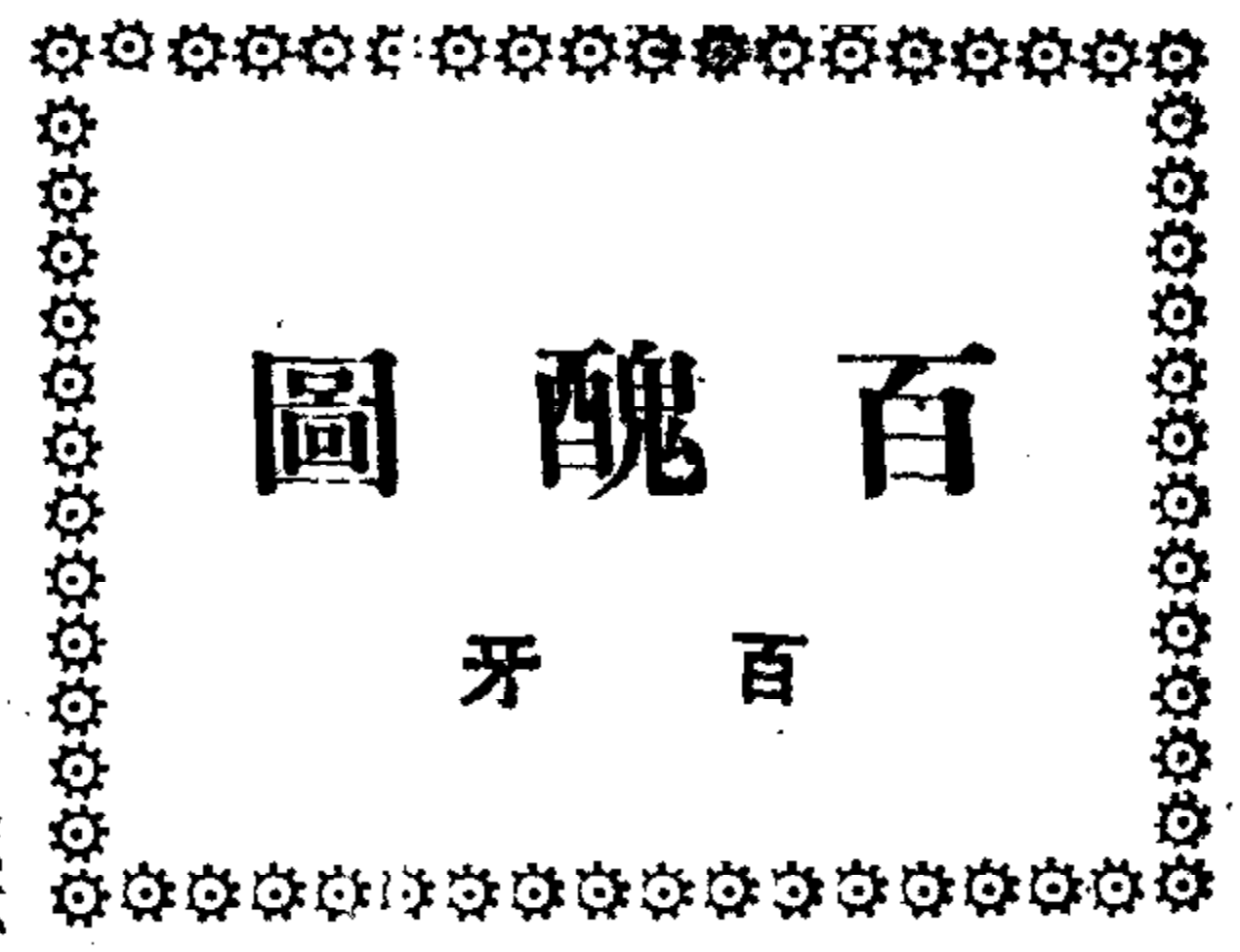
我到無錫就下了車，目的是爲了去結束一件公務，我們約定一兩個星期再見，於是在汽笛聲中使我倆頓時成了參商。

可是一個多月以後，此時我們又坐在從南京對面上海內火車中了，只是我和她坐的對面，還多了一位於先生。于傑先生，自從六華春夜談以來，我早就注意了，因爲她會經早對我有過所提的式內眼睛，在一個卑鄙的小人，兩隻三角透露出微弱而兇惡的眼光來。她呢，看上露出完全爲了這個眼波內橫掃，和我格格不入，生內一般。尤其她在六華春吃飯的時候，她會經介紹說，這乃是她故意所設的迷陣。

(待續)

百 醜 圖

牙 百



大約是七八年以前吧，記不清楚。
著名的且縣裏，有個規模宏大的吃飯機關。每當清晨，機關大門開放的時候，就像一個巨大的嘴，把幾百男女職員吞了下去。傍晚，又是一批一批地如數吐了出來。
這是一個人生的搏鬥場：凡是進入機關辦事的人，莫不鉤心鬥角，當它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軟弱的被淘汰，老實的被排斥，脾頭不硬的被革除。生活在這裏面，只是緊張，刺激，興奮，換句話說，是叫人沒有喘息的餘地。
經過日常的鍛鍊，一般職員便成爲生活鬥爭的能手；機警，狡詐，陰險，殘酷，作了他們得意的功課。於是新的英雄，不斷地產生，新的花樣，又層出不窮。

在幾百條好漢之中，有幾位傑出的人才。面貌的奇突，手段的高妙，行動的神祕，駕乎老式水滸中人物以上。

第一位映人我們眼簾的，便是潘督學。高個子，大塊頭，大眼睛，那確胖浮腫的臉容，焦黃發黑的牙齒，一望而知是扯着過度肉的形象。他說話是官話，踱向是方步，身上穿着一套皺摺不挺的西裝，腳上穿了一雙常年不擦的皮鞋。說話的時候，態度相當嚴肅，似乎句句是在教訓孩子。如果你跟他談了一刻鐘以上，話，他便會坐立不安，嘴裏發出「唔唔」的聲音，同時舉起筆來辦他的公事，表示他再不歡迎你有更多的說話。要不然，你若不識相地多待了一會，那他更會從那一雙大眼睛裏放出異樣的光芒，隨手摸出一枝煙，「擦」的一聲，點上了火柴，夾在像醬蘿蔔一樣焦黃的手指間，打起官話道：「好吧，明天再見！」就這樣下了逐客之令。他認爲他自己是個官兒，所以老是在小職員面前擺起臭架子，表示他的權威。然而，他一見了上司，同樣地服服貼貼，唯命是聽。最奇怪的是，假使上司向他發脾氣，他竟會像孩子一樣涕哭起來，弄得對方手足無措，因而軟化下來。他愛喝

酒，三五斤不成一回事，而且臉上不現出一點紅色。他也愛打牌，可以整天整夜打個不休。就拿了這些隨才的本領，他廁才在一羣英雄之間，獲尋相當的成功。在當面，人家雖然口口聲聲稱他「潘督學」，但在背後却無一不罵他「潘官」。

「潘官」者，意即指陰險的「判官」也。他的陰險可怖，時刻在他內笑臉上表現出來。坐在「判官」斜對過的，是一位綽號「暴牙女郎」的樂小姐。她的牙齒雖然有些令人惹厭，態度倒相當風騷，做媚眼，灌迷湯都來。在住滿男性臭味的一間屋子裏，亦足權充花瓶，聊以解渴。而且，正因爲她的魔力大，誘惑力到家，頗獲得「判官」的賞識，目爲驚人的尤物。然而，寫字間還有一位雄糾糾，狼搏搏的大漢，他既年青而又富裕，在樂小姐看來，是個理想的對象。不過大漢的地位低，他是「判官」的下屬，不敢與潘督學爭風吃醋，只好暗中偷偷摸摸，聊且過癮。橫豎「暴牙女郎」是個掘金主義者，凡是有錢，誰都行。

「你結婚好多年，怎麼不生孩子？」
「啐！」她向他拋了個媚眼，露出全副雪白的牙齒，柔軟的腰身，像蛇一樣，蜿蜒地移到男生的腳跟。「你問我幹嗎？有錢就行了，孩子有什麼用處？」

一天午後，寫字間，只剩了大漢與「暴牙女郎」二人。於他們打起趣來。
「樂小姐，」大漢像雄犬一樣，嗅到女的身邊。「你結婚好多年，怎麼不生孩子？」
「啐！」她向他拋了個媚眼，露出全副雪白的牙齒，柔軟的腰身，像蛇一樣，蜿蜒地移到男生的腳跟。「你問我幹嗎？有錢就行了，孩子有什麼用處？」
「可憐，」大漢嘆了一口氣，「不然，我生孩子是一等的本領。」
「殺千刀！」她的屁股一扭，差不多要把整個身子投到大漢的懷抱中。「不許再講這類的話，明天快代我買一件新式的旗袍料。」
「行，行，這有什麼困難」男的一口答應，順手把她摟過來，彷彿老鷹看見了小雞，嘴裏饞得掛下了涎沫。
「嗒嗒！」寫字間門外來了「嗒嗒」的響聲。
裝着正經的態度，他倆各就原位。
進來的是名蕭郎的科主任。因爲他的模樣滑稽，加上姓名的音同字不同，同事們一向就喚他爲「小丑」。

裏最活動的份子，甚至「判官」也對他存三分戒心。他內特長就是臉皮老，善鑽營，滿口的油頭滑腔，簡直可以玩弄任何入於手掌之上。這樣他並不靠一點薪水度日，什麼機關都有他的足跡。今天他代××長購進一輛汽車，賺幾千元的「康密興」，明天他又替××商店推銷一批貨物，又獲得一筆外快。他的進賬，實在比任何入爲多。他的人生哲學是：不論受人侮辱或打罵，決不與人鬥氣。
「你真當我同他們要好嗎？」他常對他的太太道：「這全是一套虛偽的形式啊。做人能虛偽一點，便不致痛苦和吃虧了。」

「小丑」最歡喜女人，但他決不一往情深。他只當她們是件玩物，事後也就忘得一乾二淨。
像無頭蒼蠅一樣，他進來只不過兜了個圈子，公開地向「暴牙女郎」打一回趣，扭一把大腿，便算盡情享樂了。同時，樂小姐也希望有這麼一個有胆量的男子，跟她打情罵俏，這對於她不但不覺得羞辱，反而引爲榮耀。
「小丑」上辦公室來的目的，原是找「判官」的。而找「判官」的目的，就是同他商量

怎樣去敲校長的竹槓，去養活他的黃面婆。惜乎「判官」外出，在失望之餘，他掉轉屁股走往另一辦公室，去和胡生搭訕。

胡生視察。他是機關裏揩油舞弊的老資格，可是他仍舊窮得起渣。終年終日他只是穿着一件黃色的袍子，扛着肩膀，拖着踏不死螞蟻的脚步，一雙布鞋永遠不把後跟拔上。憔悴的臉容，凸出的顴骨，蠟黃的皮膚，漆黑的牙齒，頭上戴着一頂西瓜皮帽，頭髮養得三寸長。嘴上的大英牌，似乎不會有斷絕的時候。他是個典型的鴉片鬼，因為瘦得駭人，大家都稱他為「糊猴」，又因為他叫胡生，在音調上更名符其實。他年老了，於是更在「糊猴」上面加上一個「老」字，湊成「老糊猴」的大號。

「老糊猴」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精神萎靡，涕淚交流。「小丑」一見了他，便打趣地問道：

「老胡，今天鴉片抽過沒有？」

「可不是？」他勉強抬起頭來。「我正在熬癮呢，最近你苗頭沒有？」

「小丑」拍拍胡生的肩，兩隻眼睛細得一條縫，「想轉轉校長王碧姓的念頭，你知道他

今年油水揩足了嗎？」

「當然，」老糊猴說，「不過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一要聯絡潘督學，第二還有——還有那個變態婦人葛靈靈。」

「葛科長嗎？」小丑問。「她雖是女子，手段倒相當靈活，如果有人不買賬，她會拿出顏色給他看的。一般校長都罵她雌老虎。然而也沒有辦法。」



(他們三人紛紛地討論着)

員。有的打瞌睡，有的看小說，有的吃花生米，變態婦人正在一張寫字檯前面，公開地同另外一位校長講條件，開調斧。一看見老糊猴伴着小丑進門，便打斷話柄，去迎接他們兩人。

葛靈靈是個年約四十左右的婦人，穿着男裝，剪着男髮，長下巴，象眼睛，身段粗得像一管竹筒，連一點女性美的曲線也找不出來。她的說話好似

「對，」老糊猴提起精神來。「我們若不從校長身上轉念頭，單靠這點薪水怎麼過生活？」

「清高哩！」小丑哈哈笑。「在這年頭，清高的人只好餓死。」

「那末，我們就去找她吧。」

在一間光線幽暗的辦公室裏，坐着不倫不類的六七個辦事

不待糊猴和小丑開口，她便先見之明，把來者的心意，猜得十分透切。

「你們兩位來的來意，大約是爲了校長王碧姓的事吧？」葛科長歪着頭，雙手插在腰間，帶着笑容。

「天哪，」鴉片鬼聽了她的話，如飲了清涼散一樣的舒服。「葛科長真是一位仙女，不然，怎麼能猜測得這樣準確呢？」

「那裏，那裏？」葛科長謙遜道。「我們都是自己人，怎麼不明白彼此的情形？」

「你可知道校長王碧姓近來肥得走油嗎？」小丑插嘴道。

「當然，」變態婦人點點頭。「我們當科長做主任的，若不靠校長幫助，豈不是要喝西北風嗎？」

「不過，王校長是個精明的人，」老糊猴吃力地拖着沉重的語氣。「也許他會置之不理。」最後，他搖搖頭。

「不理？」變態婦人豎起兩條眉毛，「那我們給他開刀。」

「(意即解除職務)。」

「對，對，我贊成葛科長的，」小丑裝出正經的態度。「那個王碧姓——王瀟三是著名刮皮的，聽說今年已撈到好多萬了。」

「當然，在這年頭，惟有當

校長的出息最好，」老糊猴有點羨慕而又帶妒忌。

小丑，變態婦人與老糊猴三人議論紛紛，異常興奮，惟有那些小職員，好似沒有聽見。他們依舊看小說，打瞌睡，吃花生米。也許因爲他們分不到

得到潘督學的同意，三個寶貝就在星期六晚上，同赴王碧姓的私寓。

王碧姓是個北國南來的流浪者。他本來是窮得起渣的，記得剛到的時候，老是穿着一件青布大褂，後來不曉得從什麼地方括得一筆本錢，從潘督學那裏買得一個中學校長的位置。雖說代價要五千，可是他的收入却大有可觀。所以做校長

尚不到一年，便搖身一變，脫去青布大褂，居然穿起西服來了。他不近視，爲冒充學者起見，他又戴上一架平光眼鏡。此外更添購一隻隨身的皮包，到東西不放手，表示他是個忙於公事的人。從外表看上去，他好像真是一位校長了。但他到底是個暴發戶，那種寒酸

的氣息，各處的舉動，始終掩不住他的醜態。

當小丑，老糊猴，變態婦人來到的時候，王瀟三正坐在一張舊寫字檯前面，一五一十地

撥算盤，計算他在一學期內從教育當局與學生頭上榨出的油水。一看見這許多人，而且都是機關裏的舞弊聖手和敲詐大王，心中未免忐忑不安。放下了算盤，他站起身子。

尖下巴，蟹殼面，兩片薄薄的嘴唇上，長着幾根稀疏的老鼠鬚鬚。矮小的身材，穿着一套寬大的黑西裝。他是潘督學的崇拜者，今日所以有這地位，全在「判官」一手把他提拔起來的。於是「判官」說「是」，他也說「是」；「判官」說「非」，他也說「非」；「判官」說「是」，他也說「是」；「判官」說「非」，他也說「非」。就是「判官」的行動舉止，他也一模一樣學過來。「判官」老是把一件大衣披在身上，兩隻袖管吊而郎當地像紙紮的無常，為討好起見，他從不穿上大衣，只是把它披在肩上了事。

「上拍下壓，」是他當校長的哲學。那天的來客既屬督學科長主任之類，他只好陪着笑臉打拍，免得發生「開刀」的危險。

知道小丑是歡喜喝酒的，他預備了頂上的太雕；知道老糊猴是老槍，他忍痛購了平日不易輕購的老刀牌；知道變態婦人沉迷於馬將，他又陪了她打牌。

「對於各位同事，我總是有求必應，」王校長故意裝出氣

量宏大的樣子。「尚望多多指教——在報告上司的時候，說幾句好話，大家吃點飯，哈哈！」

「當然，」葛科長一口答應道，「我想誰也樂意跟王校長站在同一戰線上的？」變態婦人說完了話，笑嘻嘻地看看小丑和老糊猴的表示。

「那末，先請請客吧，」小丑不容氣地說。

「我想吃咖喱雞，」饞嘴的老糊猴說，嚙着涎沫。

「閒話一句，」校長拍拍胸，嚙子吃黃蓮。事實上，請頓飯，用點錢，對於他無異在水牛背上拔根毛。

據說王碧姓只當了兩年的校長，便買了田地，娶了姨太太。人人都稱贊他本領大，手段高，像他這樣白手成家，到底是不容易的。可是行行出狀元，他當然也有生財之道的秘訣。他的辦學的態度是：第一要錢，第二要錢，第三還是要錢。其他一切不管。

H縣的縣立中學，本來很發達，因為免費的緣故，學生特別多。這，正是王校長的好機會。他的政策是「吸進放出」：譬如開學的時候，他利用偌大的廣告，在報紙上宣傳了一番，說這所學校管理如何嚴格，教授如何認真，設備如何充

足，校舍如何講究，把遠近的學生一個個地吸收進來。然後根據了這種事實，作了個詳細的報告，拿給縣教育局局長，領一筆巨大的經費。到一兩月之後，他就在學生頭上找錯處：今天說某某學生缺課多，應記一大過；明天說某某學生犯校規，應當開除，諸如此類地下去，學生是一天天少下去了。若在私立學校的立場看來，正是關門大吉的現象，但這却是王校長最得意的傑作。因為他多開除一個學生，便可多領一個學生的津貼費。同時，他將縣教育局發下的學生津貼費扣去了幾成，作為自己購西裝買皮鞋及養活黃臉婆之用。假使今天發一陣西北風，吹毀了學校的一塊玻璃，明日他就會做一個公事，呈報當局，請求撥發修理費幾萬。然而他愛打牌，每賭必負。所以同事們都譏笑他：「西北風來，東南風去。」其他如講義費啦，辦公費啦，運動費啦，他都會一件一件地想出，連續不斷地要求當局補助。至於教員的薪水呢，如果缺課一日，他更會認真的扣除，以此所得，貼給相好的女教員。「飽暖思淫慾，」這也是人情之常，因為他的舊式的太太，實在不配跟他進進出出，必須有個把摩登的小姐

，才夠資格同他上館子，進戲院，跑百貨公司。記得有一個女教員，被他獲得後，不到三個月功夫，因身懷六甲，就被他拋棄，去另結新婚。雖然她會同他打官司，但他的錢多，打官司自然可操勝算。這些，這些，除了教育局長藏在鼓裏外，督學，科長，主任，都知之甚詳。為此，他不得不識相一點，對教育局的老爺，孝敬一部分的收入，不然，若被他們報告局長，那他的飯碗便要敲碎了。

縣立中學的學生是一天少似一天，校長的錢是一天多似一天。結果幾百男生只剩了二三十個，餘下的全是，像羔羊一樣不能反抗的女生。後來這所中學的改作女學，其原因實由於此。

這一夜：大家酒喝過了，雞吃過了，牌打過了。同時彼此總算分得一些油水，派派各人的用度。第二天，當他們回到局裏的時候，很高興地作如下報告：

「該校校舍光線充足，教授認真，紀律整齊，學生眾多。」在總平均成績下填了個「甲」字。結果雙方都滿意。

「督學老潘怎樣？」頭腦清楚的的小丑，先向老糊猴與變態婦人提議道。

「不錯，還好你提醒我們，」葛科長說，表示感謝。

「當然是要孝敬一部分的，」鴉片鬼有力無氣地附和道。「判官」神通廣大，除了當督學以外，暗中又兼了三個小學的校長。此外什麼什麼委員會，都有他的名兒。每逢過節的時候，當校長的就得給他送禮，否則便不免「開刀」。他一方面公開剝削校長，一方面又要吃主任視察等的脂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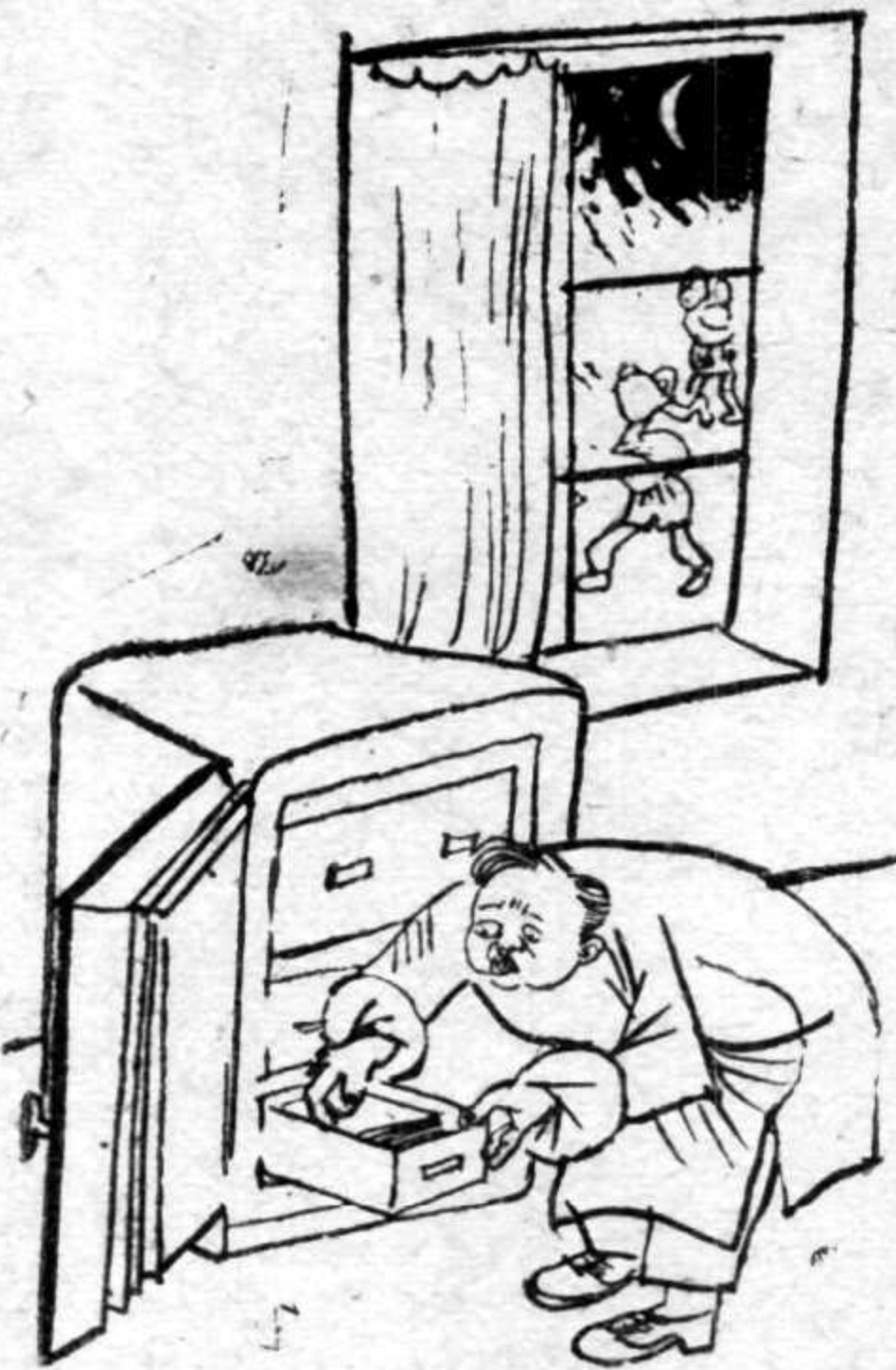
「潘督學財氣興旺，」有人打趣地對他說。

「非這樣不能生活，」他又拿出一番正經的理由來。「我家有一位很會化錢的太太，而且還有五個孩子，在這年頭，講廉潔的只有餓死。什麼清高不清高，根本就是欺人的話。你如果穿得蹩腳一點，縱使清高到天上去，還不是被人罵為癩三。像我，嚇，誰都不敢欺侮。因為我有的是錢，在局裏面，任何人都要拍我的馬屁。」

因為錢多，於是他投機，囤積，做各種買賣，操縱H縣的金融。面團團，腹便便，差不多的人，都稱他為「潘老板」了。別的不必說，單以每年開一次的運動會而言，他至少可賺得數萬。來賓兩塊糖糕，學生一片麵包，他可開着千萬元

以上的數目，向當局伸隻手出來。

最有趣的是：當日縣裏舉行兒童健康比賽時，「判官」竟會向有關人員運動，叫他們推選他的兒子為健康的首席冠軍。天曉得，他的兒子骨瘦如柴，有點像埃及的木乃伊，拍在照相上面，簡直會使人嚇逃走的。事實上，那些銀製的獎品，早已當為自己的東西，未比賽以前，就吩咐茶役送到他的



(。款公取盜，箱銀開擾學督潘)

所謂「府上」了。所以不比賽則已，一比賽，他的黃臉孩子總是名列前茅，好像第一名的獎狀獎金，已被人預約過去。他的家裏彷彿開了展覽會，各種兒童玩具，琳瑯滿目，美不勝收。有時他覺得數目太多，自己的孩子玩不完，就將剩餘的一部分，售給鄰家的孩子。潘督學是個一身兼數職，忙得無法分身的人物。今天有人約他打牌，明天有人請他吃飯

，後天有人邀他看戲。他差不多不常到辦公室。一到便是開出差費，領津貼費，做呈文向上司請求增加什麼什麼費。他的身體漸漸胖了，他的頭頸的肉，肥得一鱗一鱗，好似沒有再可以生長的地方。看相的替他算命，都說這是他的黃金時代，至少有七八年的紅運。他聽了也沾沾自喜。

然而，好景不常，物極則反

走，逃的逃，大家臉上都帶着一種恐怖陰霾的現象。那個吃飯機關，也就岌岌可危，全部搖動起來。最着急的自然要算潘督學與王校長了。縣教育局是他的私產，一般下級職員又是他的私人。像這樣一塊肥肉，他怎能放棄得了。但是，事實始終是事實，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啊。不到三天，砲火迫近了，人民也將逃光了。路上儘是軍人，兵士，戰馬，砲車。

火藥氣味瀰漫了整個縣城。平日那些七歪八倒的房屋，現在正等着最後一顆砲彈，結束它們的命運。

潘督學看看苗頭不對，索性下個大決心：在月色皎潔的一個晚上，他私自潛入機關的辦公室，撬開銀箱，將巨額的公款納入袋中。然後回到家裏，携着他的黃臉婆子，溜之大吉，不知去向。同夜，他的難兄難弟王校長，也在人不知鬼不覺中，不約而同地劫取校內的生財，凡是比較值錢可以攜帶的，他莫不盡其搜括之能事。他也負老攜幼，在忙亂中奔出城門，却巧與「判官」在火車站相遇。

「喂，老潘，」王碧姓一呆，「你上那兒去？」
「那末，你呢？」潘督學反問他道。
「三十六策走為上策，」王校長說，「走到那裏算那裏。」
「學校的財產帶走了吧？」
潘督學露出了苦笑，「很不方便，大抵是搖不動。只有全帶的教員薪水，和辦公費，還可我的馬車，想來老兄一定比我多吧？」
「潘督學也坦白地告訴了校長，「潘督學也坦白地告訴了校長，「潘督學也坦白地告訴了校長，」
「管他娘，」判官滿不在乎地，「亂世不趁機會撈錢，簡

也是大傻瓜。將來的局面，誰也不知道怎麼變化。對方的話有理。對寶貝，就在這樣成功的時候，前途，寄生在另一個社會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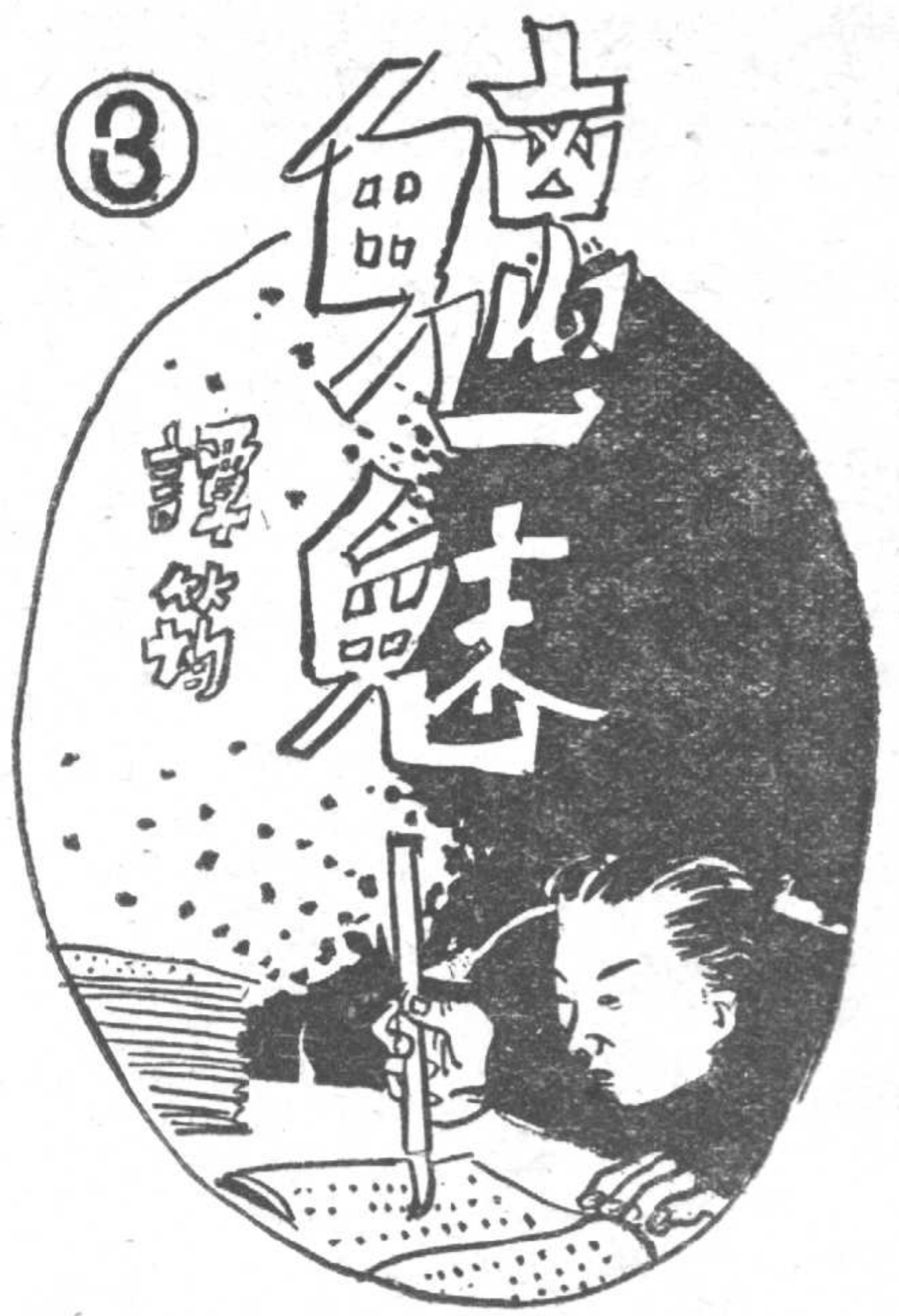
「某某街道已經不准通行！」
「機關的門口已經裝了機關槍！」
「大部分的店家已經打烊！」
「火車站上水洩不通！」
「七嘴八舌，把整個辦公室鬧得烏烟瘴氣。把整個辦公室鬧得烏烟瘴氣。把整個辦公室鬧得烏烟瘴氣。」
「大家面面相覷，不知如何回答。」
「他老人家嗎？」小丑露出確實的口吻。「還不是像平日

「你上那兒去？」
「那末，你呢？」
「三十六策走為上策，」
「學校的財產帶走了吧？」
潘督學露出了苦笑，「很不方便，大抵是搖不動。只有全帶的教員薪水，和辦公費，還可我的馬車，想來老兄一定比我多吧？」
「潘督學也坦白地告訴了校長，」
「管他娘，」判官滿不在乎地，「亂世不趁機會撈錢，簡

一樣躺在床上。葛科長早有成竹在胸。我們也快

「你上那兒去？」
「那末，你呢？」
「三十六策走為上策，」
「學校的財產帶走了吧？」
潘督學露出了苦笑，「很不方便，大抵是搖不動。只有全帶的教員薪水，和辦公費，還可我的馬車，想來老兄一定比我多吧？」
「潘督學也坦白地告訴了校長，」
「管他娘，」判官滿不在乎地，「亂世不趁機會撈錢，簡

「你上那兒去？」
「那末，你呢？」
「三十六策走為上策，」
「學校的財產帶走了吧？」
潘督學露出了苦笑，「很不方便，大抵是搖不動。只有全帶的教員薪水，和辦公費，還可我的馬車，想來老兄一定比我多吧？」
「潘督學也坦白地告訴了校長，」
「管他娘，」判官滿不在乎地，「亂世不趁機會撈錢，簡



來看她，立刻現出非常高興的神態站起來歡迎他：

「趙先生，我知道你常常在這裏附近經過的，爲什麼不進來看我？」說到這，流着有些兒含怨的眼光，但是立即又換了微笑，「我天天盼着你的來呢！」

趙聖言一時回答不出什麼話，只有也報之以抱歉的微笑。接着，他就把今天的來意告訴她，要她介紹一個她所熟悉的醫生診視，可以照實告訴他，他的眼病究竟爲了什麼？有沒有什麼危險？她想了一想，便說：

「我可以先找孫醫生來替你診視一下，如果需要，再請這裏院長自己來看。一說到這，又把他端相了一下，皺了皺眉：「趙先生，照我看起來，你恐怕不是眼睛方面的病，而是過度疲勞所致。就是我，多看了書，也常常眼花，何況你是一天到晚不離寫作的。」

趙聖言聽她這樣一說，倒放了些心，便依她的話，由她引到診察室裏去請孫醫生診察。

孫醫生立刻替他用回光鏡照着，再用擴大電光鏡來細細察看了好久，便說：「這是過度近視所致，凡是深度的近視眼睛都有這種現象。最好的醫治方法

是長期休息。如果不能的話，也須作有節度的休息，譬如看了一個鐘點書，必須休息一刻鐘。有了空間，常到公園裏去看看綠色樹木。否則仍舊用之過度，便有瞳人爆裂的危險，因爲你的眼球上微微有點鱗甲狀的皺紋，那是種很不好的現象。」

他們謝了孫醫生，依舊回到辦公室裏。楊葦很誠懇地對趙聖言說：

「趙先生，我知道你是不能長期休息的，恐怕連短期也不能。但你不能就此讓他病下去。有一種很有效驗的針藥，我會經也打過，待我問問孫醫生，如果對你也有用，不妨也買些來打。這種針藥價錢很便宜，我可以介紹一位和我好的小姐來替你打。可是不知你能不能天天有功夫到這裏來？」

趙聖言想了一想，就點點頭：「這樣也好。那麼你就去問孫醫生，決定即日就開始。」

她見他答應了，便很高興地跳着再跑到診察室去，一會兒就回來，笑着告訴趙聖言：

「趙先生，孫醫生說可以的，我今日就替你去買。從明天起，你可以在下午二時前到這裏來。」

趙聖言謝了她，便起身告辭。她一直送他到醫院門口，殷殷囑他明天再來，才依依地回進去。

從此以後，趙聖言便天天到明光眼科醫院去打針，天天逢倒楊葦。楊葦總是把她離開學校後所經歷的想到什麼就把什麼告訴他，使他漸漸感到了人間的溫暖。

大約過了三個星期，趙聖言覺得自己的精神比以前健康了許多，寫作的時候沒有從前那樣常感到過度的疲倦，可是眼睛還是那麼發眩，似乎沒有什麼效驗。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便把這意思告訴楊葦。她聽他這麼一說，不覺面上一陣發紅，含羞帶笑地說：

「趙先生，請你恕我對你造了謊！這種針藥本是一種比較價廉而有效的補針，我因爲你身體很衰弱，叫你打補針你一定不肯，所以騙你說是爲了眼睛打的，可是對於眼睛也有用，不過不易見功效。你恐怕自己也覺着，我看你這半個多月來精神好得多了。」

趙聖言聽她這麼一說，心裏立刻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情緒。她對他真像一個賢惠的女兒對於一個老病的父親一樣地出於衷心地關切。他幾乎不相信世界上會有一個這樣關切他的人，因爲他近來正遇着了一羣只知道利用他的魔鬼。在兩兩相較之下，他愈覺得她對他的好意的可貴了。

那天他回去後，寫了一封極長的信給她，一方面對她的好意極表感謝，一方面告訴她從過去到現在自己對於她的真的態度，此後他要把她當做自己親生的女兒一樣看待她，如果她不嫌冒瀆的話。

她的回信也立即到來，信裏更充滿着一個孩子對於她所懷念的尊長的依戀的熱情。她又告訴他：她在學校裏時，因爲他的沉默的態度有些像她新近去世的父親，所以極願意聽他的課。但她知道一個中年人是頂怕人家當他長輩看待的

，所以她不敢把對她爸爸的態度對他。可是從今以後，她可以公開地把她整個女兒的心奉獻給他了。

九

時令已由初冬跨入了嚴冬，氣候一天冷似一天，在夜的西北風裏，學生到校上課一天一天地在減少，濤聲路也久不到學校，只賸黃丕紫在唱獨腳戲。然而他還是始終在口頭責怪別人不負責，只有他一個人是個有着遠大眼光的人，不因現狀慘淡而消極。他似乎永遠不會感覺着，別人的不和他合作，完全另有原因，而這原因全是他一手造成，而且儘可由他一手解除的。

到了學期將近終了的時候，趙聖言因為眼疾一時不會好，晚上當然更不能多用眼力，於是聽了楊葦的勸告，寫了一封懇切的信給顏學銘。他鑒于文學系學生人數過分的少，下期如果沒有增多的希望，他主張索性把這一系取消；如果人多續辦，那麼他願意担任完全義務的主任名義，照樣的幫同延請教授，和出席校務會議，因為他實在晚上不能再任課程，所以只能這樣以盡責任。

能統一職權，所以務必去之而後快。一天，趙聖言從外面回家，他的夫人告訴他，吳江聲會來看過他，問他有沒有事？他說沒有什麼事，就走了。

吳江聲也是一個早年就登上文壇的人。他當過多年的大學教授，翻譯過許多外國名著，做過上海報附刊的編輯，也主編過幾種文藝雜誌，所以對於外界極多接觸。現在他正在一家大公司裏做秘書，他的夫人還開着一個中學校，他自己也偶然寫些稿子，所以生活過得比一般的文人安定。這次趙聖言請他担任民國藝術專科學校的創作方法教授，他感情不可却，毅然担任下來。

他聽說吳江聲來看他，料想大半是爲了學校裏什麼事情，便決定自己回訪一次，問明究竟。

明天早上，趙聖言看完了當天的報紙，便拿了大衣出門，坐了電車到江西路下車。

他找到了吳江聲任事的那家公司，跑進去一直走進秘書室。吳江聲正閒着沒事，坐在辦公桌前看報，看見趙聖言到來，因為秘書室裏人多不便談話，便邀他回到宿舍去坐。

他們一邊談話，一邊向宿舍走去。趙聖言先謝謝了昨天失迎之罪。吳江聲便告訴他昨天去訪他的原因：

「前天下午，顏學銘忽然電話約我到大三元去茶聚，我就準時前往。到時顏學銘和黃丕紫已先在，此外還有一個不相識的商人模樣的人。」

「我們寒暄一番後，黃丕紫便問我對于學校有沒有什麼意見？我當然就是着意見也不好直說的，況且我除了每週一次到校授課外，也根本不知道學校裏的詳細。所以我沒有回復他什麼。」

說到這，兩個人已經進了宿舍，吳江聲就請趙聖言在他書桌前一只藤圈椅上坐下，自己却坐在床沿上和趙聖言談話。

趙聖言看見書桌上堆着一大堆稿子，便說：「吳先生又在替那家雜誌寫文章？」

吳江聲笑了笑：「這些都不是我的文章。這就是你們學校裏學生的習作，叫我替他們修改的。我還沒有看呢！」

「於是又說到文章，趙聖言便問：『前天顏學銘說了些什麼話？』」

「顏學銘對我說：趙先生因爲身體不好，不能到校授課，所以文學系主任，想請我繼任。你想：我也一星期只有一天空，和你担任有什麼兩樣？而且這事又不由你來替我說，我就覺得有些奇怪。所以我當時竭力主張仍舊由你繼任，我沒有可以幫助之處，儘可從旁相助。事後，我想問問你，裏面究竟有沒有別的文章，昨天剛巧經過你那邊，所以順便進來看你。你恰巧出門不在，也就罷了。」

趙聖言聽了心裏很憤慨，他才知道顏學銘是個永遠沒有自己主張的人，今天他以爲好的事，明天聽了別人的話就會變做不好。像這樣的人，如果有功夫和他常在一起，倒是一個很肯接納善言的人，但不幸的是黃丕紫天天包圍着他，使他時常改變他已經決定的好主意，而黃丕紫是個專想一把抓的人，于是一切

的事都不堪聞問了。

趙聖言于是一五一十地把學校裏的內幕告訴吳江聲，從創辦到開學校後大家不合作，顏學銘自己來徵調他意見，一直到他寫信辭去教授而願擔任文學系主任名義止，而且說：

「我倒爲了顧全大局，不肯就把名義辭掉，他們却想逼我走了。那我不願走，倒要看看他們怎樣擺佈我？因爲我是發起人之一，我的文學系主任是發起人會議推定的，看他們怎樣地把我推翻？而且他們又把吳先生看成和他們同樣的人，以爲由你繼任，我便不好說什麼，而你一定也樂于有這名義。殊不知你什麼都做過的人，決不會希望這頂空洞的紙冠，他們真太小覷人了！」

但是吳江聲却很誠懇地勸他：「趙先生，我以爲你對他們所說的話太老實了。顏學銘確是一個肯拿出錢來的人，可是他要拿來買名譽，給你那樣一說，他好像你們都有求于他，這是對他不利的，事，于是就嫉忌你了。但在現代，像這樣的人已經不容易有，買名譽的事業儘多着，何必來辦這種書獃子做的事！」

文人文人，多的是牢騷和嗟歎。講到這裏，少不得又來一番牢騷和嗟歎。趙聖言告訴了一番他近來寫不出什麼而不能不寫作的苦况後，就向吳江聲告別。回家後，趙聖言呆坐着休息，想想黃丕紫對他的手段，越想越氣。就是撇開這師生的關係不談，他近來也很幫了他些忙。譬如有三四個雜誌按期請他寫稿，都是由他竭力介紹成的，而他對他，却來以怨報德。不但如此，簡直是在愚

弄他。在學校未開成以前，已存心把他做他成功的梯子。等到學校開成，梯子用不到了，便要移去他。想到這，他不禁咬了咬牙，暗中立下誓：

「黃丕紫他自以為已爬上去而用不到我這梯子，我儘可以移去；可是我必須看見他在回下來時，因為失掉了梯子而重重的擱下來！」

十

陰影把民國藝術專科學校籠蓋到第一個學期結束，又來了一度的迴光返照。這更堅定了黃丕紫自以為極有把握的野心，更促速了他對於學校一把抓的進程，而且連整個的本來面目全都暴露出來了。

是春天來了，氣候漸漸回復到溫和，白晝也在加長，人們在黃昏時候，已不像在嚴冬時那樣感到酷寒和孤寂，所以學校在第二屆招收新生時，報名的人紛至沓來。

那時金子年已等于完全脫離一樣，趙聖言爲了眼疾，又發現了他們對他的陰謀，當然不願再到校，替他代課的那位柳子章這時已由顏學銘決定聘爲事務員，最大的原因只要他白天跑印刷所去校對「國藝」，且向幾個名作家索稿，因爲他從前也當過一個文藝雜誌的主編的。

(35) 第二學期開學後的第二天，黃丕紫坐在辦公室裏收取學生的學費，厚厚的鈔票一疊一疊地放進他的皮包裏，將到時針指在九時半上，鈔票還在一疊一疊地送上來。

柳子章坐在他的對面，收取續招新生的報名費。雖然收入的鈔票沒有黃丕紫那麼多，但事情也相當地忙碌。

照理黃丕紫今晚的精神應該特別好，因爲鄭禹田也沒有到，顏學銘不必說，而他等于這個學校的唯一主人了。可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臉色有些兒鉄青，好幾次要吐出氣來，總是給自己的竭力把他咽了下去。

正在這時候，他的老朋友張勉之來看他，拉他到辦公室外去談話。他忙把收到的鈔票連皮包鎖在一只大抽屜裏，便跟了張勉之到外面。兩個人唧唧噥噥不知說了什麼。據熟悉他們的幾個舊學生猜測，那一定是爲了什麼生意上的事，因爲他們倆常常合夥做生意的。

說了一會，黃丕紫依舊回進辦公室，繼續收他的學費。張勉之便去室外隨意流覽。柳子章留心着黃丕紫的臉色，看他更不如方才，漸漸由鉄青變爲慘白。忽然有一個學生拿了一封請求書要求他免費。他正在駁斥他，突然頭向下垂，連同身體跌到地板上去。

柳子章和在辦公室裏的學生們都大吃一驚。張勉之在室外一聽到譁然的聲音，也跑進室來，看見病勢嚴重，連忙去找醫生。于是大家把黃丕紫扶住了，急急施用人工急救法，他漸漸醒過來。

一刻鐘後，顏學銘也得了電話趕到，不久，張勉之也陪了醫生回來，經醫生診斷結果，知道患的是急性胃潰瘍症，必須住到醫院裏去療治，而且即照表面病勢看來，也還沒有脫離險境。于是由幾個熱心的舊學生把他抬到附

近的中法醫院裏。再由院裏醫生細診，抽血檢驗，知道胃瘍已潰，出血很多，所以當晚必須行接血手術，才能免除危險。顏學銘就替他辦好住院手續，且替他張羅醫療的事。

當黃丕紫病倒的明天，其他的三個發起人全都到校。金子年就執行他的職務，繼續收取學生的學費。鄭禹田也來第一次編排課程表，且和顏學銘商定當開的學科。顏學銘主張這學期集中人力，職員多擔任課程，不必多請外面的教授，得到大家的同意後，就照這樣來實行。趙聖言聽到黃丕紫突然病倒，以爲全是爲了學校事務過忙所致，所以也不顧自己的眼病，趕來幫忙。

顏學銘看到這種情形，心裏又驚又喜。担心的黃丕紫的病沒有脫離險境，而且決非短期可愈；高興的是自從上學期開學以來，各位發起人從來沒有這樣齊到過，使學校頓時有了新生的氣象。于是他招趙聖言到一個沒有人的教室裏，很肯切地的勸慰他：

「上學期因爲學生過少，各人任課不多，所以不能有較多的薪水。各位先生的生活情形我是知道的，這學期學生多，各主任可以多上些課，而且學校收入較寬裕，車馬費也可以增加些。這樣，大家可以多多爲學校盡力。爲了學校，希望趙先生不要再辭。」

趙聖言的不到校，本來爲了眼病，但是近來爲了醫病，減少寫作，生活上便發生影響，所以經顏學銘這樣一說，又知道黃丕紫如不在，顏學銘的對人確是很誠意的，而且很肯爲別人的生活打算

，於是給他一個這樣的回答：

「我的不上課，是爲了眼病。顏先生既這樣說，我不妨試一試。因爲這個學校當初是我們共同發起的，我當然也不願因爲黃丕紫病了讓他停頓下來。……」

這樣蓬勃的氣象沒有到半個月，陰影便又籠蓋上來，彷彿命運注定了這個學校不會有成功的前途似的。黃丕紫的病全好了，他把他經手收入的學費全部做了他的醫藥費。他又告訴人家：那天病發的白天，他全爲了學校的事在外面奔跑，連午飯也沒有喫，到晚上才吃了一塊麵包，所以因疲勞過度而潛伏着的病便突然地發作了。

趙聖言果然相信了他的話，于是把過去對於他的不滿完全撇開，希望他從此不再自大，不要玩弄手段，和大家誠意地合作。他正在這樣想，忽然在一個文學月刊上發現了一篇黃丕紫「丑表功」的文章。他把這個學校所創辦成功完全歸功于他自己一個人，而將其他諸人，連顏學銘也在內，都攻訐得沒有存在的餘地。同時，在他病時已由鄭禹田編好付印的「國藝」第三期上，也突然發現了同樣性質的一段小啓事。這兩樁出于意外的事，一發生，不獨在同事之間，就是在學生中也騷動起來了。

趙聖言一讀到那個文學月刊上的文章，便打電話問那月刊的編輯人徐溫明，因爲像這類的文章，照理編輯人不應當把牠刊登出來的。可是徐溫明回答得很巧妙，說是：黃丕紫爲他們月刊寫稿，全是趙聖言介紹的，他因爲信任趙聖言

，所以在付刊時匆匆沒有細看。事情既是這樣，那只好如果被改訂方面如有文章送來，也一律刊登，以贖前愆。趙聖言當然無話可說，便同鄭禹田等商量。鄭禹田又因黃丕紫把他已編好的「國藝」不經全體委員同意去加入了那段不當的啓事，更是憤懣，但他不主張也寫文章反攻，因為這正是黃丕紫所希望的。他因為不能「流芳百世」，所以他想走「遺臭萬年」的路。他們如果不理他，那他連「遺臭」也不可能，那麼便永遠不能遂他成名的希望。

而且，自從黃丕紫病愈到校後，金子年又絕跡不到，顏學銘也把自己所主張的完全推翻，依然將校務把黃丕紫一個人去支持。趙聖言看到這種情形，他再不願爲了這個沒有前途的學校而犧牲了自己的眼睛，因爲他自從繼續任課以來，眼睛愈加昏眩，在教室裏常常看不清楚書本上的字跡。這時候，楊萃又竭力忠告他，不要再和這種沒有情誼也沒有理智的人去爭什麼是非，這無異于自尋煩惱，而且眼病如果加重，不但關係他一生，也關係着他一家的生活，他是不能不靠着眼睛來寫稿的。所以他又決意長期請假。

一天，他到一家百貨公司買東西，偶然碰到一個民國藝術學校的學生，他就是這家公司的夥計。他和趙聖言說起學校裏的事，便笑着問：

「趙先生，你知道黃先生突然患病的真原因嗎？」

「大概真的是爲了過于疲勞，因爲大家都不和他合作，他爲了好勝，不得不

拼命地幹。所以我起先倒希望他經過了這一次的病，可以把他的品性改掉，不料江山易改，……」

「趙先生，你又上他的當了！」那位學生笑了笑，接着把這次黃丕紫患病的真實經過一五一十地完全告訴出來。

十一

在黃丕紫沒有病發的前一天，晚上他



（她看他在看信時，面色漸漸不好了。）

去許多好處。最可笑是顏學銘，在鐘點費外還給他們車馬費，這真是多餘的。他在上學期墊了許多錢，這學期應該收還一些來，他自己就是不要，不妨留做學校的公積金，省得他們看見了眼紅。他且想且走，不覺到了馬浪路他的家的後門口。他掏出鑰匙來開了門，在暗中摸索着，一口氣走上三層樓。

他的母親已經回後房睡覺，只有他夫人還在前房燈下做針線，一看見

他回來，便現出一種似恨非恨似喜非喜的態度對他說：

「你念念不忘的人的信又來了！」

「放在什麼地方？」一看書桌上沒有，急急地放下皮包，且尋且問。

她對他瞟了一眼：「在中抽屜裏，沒有拆看過，你儘放心！」

他連忙拉開中抽屜，果然面上放着一封用湖綠色信封封着的信，角上寫着掛號兩個字。信是由蘇州發出的，寄信的人不必說，當然是他的愛友李婉華。

因爲她從來沒有寫過掛號信給他，所以便猜測對於他有了什麼意外的事要發生，急忙拿起來拆開就看。

這時候，他的夫人雖然還是在做針線

，可是在暗暗窺探他的神色。因爲她已有一種經驗，可以從他神色裏測知信裏寫的是些什麼。她看他在看信時，面色漸漸不好看，由淺黑而紫紅，而淺紅，而灰白，而死白，不由的信箋由他手裏掉到地上。

他俯身把牠拾起來，坐到旁邊一只沙發上，板着死白色的臉再看了一遍，不由的搖搖頭，把信箋依舊折好，裝入信封，放在自己衣袋裏，不聲不響地躺着，望着屋頂發呆。

她還是暗暗窺探着他，但心裏已在歡喜，知道在他們中間，已發生了重大的破裂。這對於她是一種喜訊，所以她索性不眠不寐，假作不見，依舊俯下了頭做針線。

他思索了好久，忽然兩手上伸，呵了一個長欠，轉頭對他夫人：

「珍，你先睡，我還要寫幾封信，不要等我了。」口氣異常的和婉。

「明天寫不好嗎？」她有意挑動他：「我們好幾天不——了！」

「明天有事，一早晨就要出門，白天沒有空，晚上又有課，所以還是今晚寫好了的好。」

他夫人笑了笑，放了針線自己去睡覺。他又躺在沙發上想了好久，聽聽他夫人已經熟睡，才從沙發上起身，到寫字桌前坐下，拿出信紙來寫信。

他且寫且看，且看且寫，一張又一張地，面上的神色，在跟着他寫信時的情緒而變遷，忽而很鬆弛，忽而又很緊張，忽而像要笑出了，忽而又像眼眶要流

淚。他足足寫了一個整夜，不知寫的是些什麼。

他夫人起初還在被裏窺探他，後來小孩子醒了，她怕他餓了要哭，翻過身去給他奶吃。靜了一會，不覺呼呼睡去。

電燈光漸漸在淡下來，窗子外送進了熹微的曙光。等到滿屋子成爲白晝，電燈早已不復發出光芒了。

他把言討好，放在裏面的一只衣袋裏，不等他夫人醒來，也不去告訴母親——

他平時有時也這樣的——偷偷地從熱水壺裏倒出些溫水來洗了一個臉，又對鏡子梳了梳頭髮，便挾了皮包下樓，開了後門出去。

這整整的一天，不知他在什麼地方，和他相熟的朋友都沒有碰到他過。直到晚上七點鐘，才在民國藝術專科學校的辦公室裏發現他。他和柳子章對面坐着，在手忙脚亂地收鈔票，寫收據。

後來他突然暈倒，由醫生診斷定爲胃潰瘍症而被抬到這中法醫院，時間已深晚十一時後。顏學銘怕他母親受驚，所以主張暫時不差人去通知，到了明天再說。

等到他母親和他夫人知道了抱了小孩奔到醫院時，已在明天的上午。那時他已由醫生接過血，人已十分清醒，不過疲乏些，臉上沒有血色。當他夫人發現病房裏窗檻上的花瓶裏插着一大把的鮮花時，她的臉色比她在才得到她丈夫病倒的消息時還要灰白。她幾乎站立不住要倒下來。

正在這個時候，她瞥見門外有人在窺探。一會兒，門被推開，門口出現的是張勉之。張勉之露出平時不大有的嚴肅的面容，向她招手。她邊輕輕跑出院房。張勉之順手把門帶上。

「不紫嫂，我有要緊的話，對你說。」張勉之吐出也是從來不大有的嚴肅的口氣。

兩個人都走到了樓梯上面的一座窗子旁，離開病房已有十多步遠。

「張先生，你看他病不要緊嗎？」

「不要緊的。你不要相信醫生的胡說。他患的那裏是什麼胃潰瘍症？他不過一時氣急血管爆裂吧了！病當然也是危險的，但現在已不妨事了。」

「那是爲了什麼呢？」

「他前晚不是接到過一封什麼信嗎？」

于是她把他前晚回家後的一切情形細述了一遍。

「嫂夫人，你從此可以安心了！」張勉之又露出他平時常有頑皮的故態。

「你指的是什麼事？我不懂。」黃夫人問。

「你不是很就心着不紫和小姐的關係嗎？現在李小姐已找到了相愛的對象，而且要出嫁了，所以——」

「真的嗎？」似乎要露出笑來，然而又似乎不能就相信。

「我不是說玩話，」一本正經地：「她還寫了一封信向他告絕，而且又忠告了他一番，因爲她以爲他如果不變他做人的作風，他將永遠沒有出路。」

「她既已要嫁人了，還說這些話做什麼！這不是她還想和他藕斷絲連，繼續來往嗎？」

張勉之搖搖頭：「這你錯怪她了。她本來也不會和他相絕的，就是因爲他近來在民國藝術專科學校所做的一切，她很不贊成，屢次勸告又不聽。所以才下了這決心的。你想：他過去對她是那樣的熱情，無怪他要急得病倒了！」

她忽然想到了什麼：「我正想動問，病房裏那把鮮花是誰送來的？」

「這還用說，自然是她。」張勉之笑了笑，「而且她還送我許多話，她最後見他一面，這是對於他的病有利的，而且還要當面忠告他一番，以盡她對他最後的友誼。」

她想了好久，躊躇了幾次，才毅然地站一會。

張勉之很高興地笑着，就回身跑到樓下去，一會兒，樓梯又響，李婉華很鎮靜地首先上樓，向黃夫人打了個招呼，便珊珊地走到黃不紫的病房裏去。

十二

所謂因了學校事務繁而積勞成疾的實際經過是這樣，在他自己文章裏向人家所表的全是他一個人的功勞的實在情形又是這樣。趙聖言自從聽了那位學生告訴了他這一番話後，從此便對黃不紫絕了希望。他于是決心不再問問學校的事，專心于眼病的治療。有時有學生來訪他，告訴他些學校裏的事，以及黃不紫的種種行動，他都不過一笑置之。

一天晚上，他正喫好晚飯，坐在燈下續寫一篇白天沒有寫完的文章，忽然來了一大羣的民藝裏的學生。他們是受了全體同學的推派，來請趙聖言到校繼續負責校事，而且還帶着一封措辭非常懇切的由各同學親筆簽名的信。

經過學生們的口述，趙聖言才知道黃不紫這時已被退請假離校。事情的發生和經過是這樣的：昨晚七點鐘，已經打過上課鐘，別的任課教授都已到教室上果，獨有黃不紫照常的過了十分鐘才到校。

他照例挾了皮包走進教室，點了名，正要拿出他的唯一的法寶「劇場藝術」合釘本來向學生宣講，忽然有一個學生在座位上站立起來責問他：

「請問黃先生，金子年和趙聖言兩位先生爲什麼不到校？」

「這是學校行政方面的事，不關你們學生什麼事，我沒有答復你們的必要！」他的臉上立刻呈出大不爲然的神色。

「學校方面欺騙我們學生的事太多了，我們怎能不問？」另外一個學生也站立起來責問。

黃不紫不覺勃然大怒：「學校在什麼地方欺騙了你們學生，請你舉出來！舉不出，哼，你是破壞校譽！」

「好，我來舉出來！」又是一個學生站立起來回答：「譬如你們說，要創立一個怎樣樣好的藝術圖書館，你們在「國藝」上和各種報紙上宣傳得天花亂墜，而且又收了我們兩個學期的圖書費，到現在一本書也沒有看見。」（待續）

文友

慶祝週年紀念

上海水泥經營處

日滿商事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上海九江路五〇號
帝國銀行二〇六號
電話一一三三九〇八四番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振華戲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黃浦灘路十八號
黃浦大樓二〇六號
電話代表一六〇〇〇番

酒伊興業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本社 福井市佐佳枝上町

酒伊織布株式會社

社長 酒伊伊四郎

上海虎丘路一四二號
電話(代表)一六四五四番

友
慶祝一週年紀念

中支那振興株式會社
華中鑛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中水電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內河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華中電氣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恆產股份有限公司
華中都市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華中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大上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
華中鐵道股份有限公司
淮南煤礦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華中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華中火柴股份有限公司

三井物產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三菱商事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中江實業銀行

日華合辦資本金國幣五千萬圓

總行 漢口河街
上海分行 江西路四五二
電話一〇〇八八

分行

漢口市內 { 漢路路
四民路
漢正街
孝感、應城、信陽、南昌、
九江、武昌、沙市、



△過去的歷史告訴我們：每當「政治」

由於外來和內在的衝力走入另一個新

階段的時候，民生所繫的「經濟制度

」，亦必隨之改觀。中國以大東亞戰

爭為契機，由親英美蘇而步向軸心陣

營；新中國的整理工作表現在「經濟

」上的，是澈底清除英美籠絡下「買

辦階級」——猶太人化中國商人」操縱

下的商業社會，代以東亞共榮的集體

經濟與計劃經濟。「中國經濟之發展

」一文，它簡敘了中國突變為「商人

的帝國」之由來，下期續刊，它更指

示現階段的中國應如何走向反英美自

由經濟之途，希關心中國經濟現狀者

，予以注意。

△漱六先生的「七年來的上海雜誌事業

」一文，始於本期刊畢。該文對於民

國卅年前上海各刊物，述說較詳；卅

年以後作者手頭缺乏材料關係，漏說

頗多，不無遺憾。但該文足供為近年

上海文化史料之價值，固非淺鮮。

△「百醜圖」是一篇富於諷刺性的小說

。爲了生活，在素稱清高的教育界裏

，居然有種種醜態暴露出來：督學，

科長接連向校長們開調斧；校長却便

向學生們強敲活剝了。我們承認這一

幅不僅僅是教育界的百醜圖，而是恰
恰針對着舊中國政治現狀的一張素描
啊。

△本刊爲適應戰時體制，節約紙張起見
，自本期起改成四十頁。但在內容方
面，我們仍一貫力求充實，以副讀者
愛護之熱忱。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大名路二一九號

文友社廣告部 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 (本刊文字
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十二元 郵費在內

宣傳部登記證滬誌字第一五五號

編輯及
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三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經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
及各大書局

本刊價目 (郵費在內)

每月 (二 册) 二十四元

半年 (十二册) 一百四十四元

全年 (二十四册) 二百八十八元

三 光 洋 行

株式會社

總行 上海四川路三二〇號
電話代表一七七九七番
支店 鎮江、南京、蕪湖、九江、安慶
出張所 漢口、南昌、蚌埠
船舶部 上海百老匯路三〇〇號
電話代表四三三六六號